

明
蓮池大師
輯

僧
訓
日
記

禪
關
策
進

緇
門
崇
行
錄

合
刊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印贈

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目錄

僧訓日記

法師省己之訓	21
為利養出家之訓	21
慈心功德之訓	23
為勿憂衣食之訓	23
檢心待女人之訓	23
八退八進之訓	24
不捨頭陀苦行之訓	26
不教弟子之訓	27
供養父母之訓	28
互相輕毀之訓	28
攝養徒眾之訓	29
偷盜僧物之訓	29
多得利養之訓	29
五僧冥報之訓	30
不修禪定之訓	31

聲名無益之訓	3
念思二字之訓	2
菩薩精進之訓	2
誠勉出家之訓	3
垂誠實修之訓	3
一心念道之訓	3
雜記解惑之訓	3

附錄一

瀋山大圓禪師警策文	3
	9

附錄二

翠巖禪師警僧銘	4
	4

附錄三

千巖長禪師示衆	4
	4

禪關策進 47

前集 二門 47

諸祖法語節要第一 47

筠州黃檗運禪師示眾 47

趙州諗禪師示眾 48

玄沙備禪師示眾 49

鵝湖大義禪師垂誠 49

永明壽禪師垂誠 49

黃龍死心新禪師小參 50

東山演禪師送徒行腳 50

佛跡頤菴真禪師普說 51

徑山大慧杲禪師答問 52

蒙山異禪師示眾 53

揚州素菴田大士示眾 53

處州白雲無量滄禪師普說 56

四明用剛軟禪師答禪人書 56

袁州雪巖欽禪師普說 56

天目高峰妙禪師示眾	59
鐵山瓊禪師普說	61
天目斷崖義禪師示眾	64
天目中峰本禪師示眾	64
師子峰天如則禪師普說	65
智徹禪師淨土玄門	67
汝州香山無聞聰禪師普說	67
獨峰和尚示眾	69
般若和尚示眾	69
雪庭和尚示眾	70
仰山古梅友禪師示眾	70
衢州傑峰愚禪師示五臺善講主	71
靈隱瞎堂禪師對制	71
大乘山普巖斷峯和尚示眾	71
古拙禪師示眾	72
太虛禪師示眾	73
楚石琦禪師示眾	73
高麗普濟禪師答李相國書	74

楚山琦禪師解制	75
天真毒峰善禪師示眾	76
空谷隆禪師示眾	76
天奇和尚示眾	77
古音琴禪師示眾	78
巽巖登禪師釋疑集	78
月心和尚示眾	79
諸祖苦功節略第一	80
獨坐靜室	80
懸崖坐樹	80
草食木棲	80
衣不解帶	81
引錐自刺	81
暗室不忽	81
晚必涕泣	82
三年力行	82
圓枕警睡	82
被雨不覺	82

誓不展被	83
擲書不顧	83
堅誓省發	83
無時異緣	83
造次不忘	84
忘抵河津	84
寢食兩忘	85
口體俱忘	85
諸緣盡廢	85
杜門力參	86
以頭觸柱	86
關中刻苦	87
脅不至席	87
獨守鈍工	87
後集 一門	89
諸經引證節略	89
大般若經	89
華嚴經	89

大集月藏經	89
十六觀經	90
出曜經	90
大灌頂經	90
遺教經	90
楞嚴經	91
彌陀經	91
楞伽經	91
金剛般若經	91
寶積經	92
大集經	92
念佛三昧經	92
自在王菩薩經	93
如來智印經	93
中阿含經	93
雜譬喻經	93
雜阿含經	94
阿含經	94

法集要頌經	95
無量壽經	95
一向出生菩薩經	95
寶積正法經	95
六度集經	96
修行道地經	96
菩薩本行經	96
彌勒所問經	97
文殊般若經	97
般舟三昧經	97
四十二章經	98
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	98
寶雲經	99
正法念處經	99
阿毗曇集異門足	99
瑜伽師地論	100
大乘莊嚴經論	100
阿毗達磨論	100

西域記	100
南海寄歸	101
法苑珠林	101
觀心疏	101
永嘉集	102
滄山警策	102
淨土懺願儀	102
法界次第	102
心賦	103
緇門崇行錄序	107
緇門崇行錄	107
◎清素之行第一	107
不作齋會	107
受施隨散	108
蟲鳴塵積	108
左溪遁跡	108

遺錢不顧	109
不畜衣糧	110
賤施不憶	110
門不掩閉	110
人疑僕從	111
荷衣松食	111
鹿鳥為侶	112
少欲知足	112
誨眾清約	112
衲衣一食	113
獨守死關	113
總論	114
◎嚴正之行第一	115
禁拒女尼	115
幼絕戲掉	115
嚴訓侍者	116
破壞酒器	116
不面女人	117

力衛殿堂	1
擯黜豪尼	1
不受仙書	1
闔門拒子	1
抗章不屈	1
防心離過	1
終夜拱手	1
不談世事	1
總論	1
◎尊師之行第三	1
力役田舍	1
受杖自責	1
為師禮懺	1
立雪過膝	1
離師自責	1
迎居正寢	1
歷年執侍	1
謹守遺命	1
	2
	6
	6
	5
	4
	3
	3
	2
	2
	2
	2
	1
	0
	0
	0
	9
	9
	8
	8
	8

遵訓終隱……………127

兵難不離……………127

總論……………128

◎孝親之行第四……………129

蘭盆勝會……………129

母必親供……………129

居喪不食……………130

泣血哀毀……………131

荷擔聽學……………131

鑿井報父……………131

禮塔救母……………131

悟道報父……………132

刲股出家……………133

織蒲供母……………133

誠感父骨……………133

念佛度母……………134

總論……………135

◎忠君之行第五……………136

開陳報應	1	3	6
勸善弭災	1	3	6
規諫殺戮	1	3	7
巧論齋戒	1	3	7
較論供養	1	3	8
說法悟主	1	3	9
感悟東宮	1	3	9
勸斷屠殺	1	4	0
勸修懺法	1	4	0
受罰不欺	1	4	1
咏花諷諫	1	4	1
總論	1	4	2
◎慈物之行第六	1	4	3
忍苦護鵝	1	4	3
護鴨絕飲	1	4	3
贖養生命	1	4	4
悲敬行施	1	4	4
買放生池	1	4	5

割耳救雉	145
濟貧詣官	145
躬處癘坊	146
口吮腹癰	146
惠養群鼠	147
氈被畜狗	147
穢疾不嫌	148
看疾遇聖	148
行先執筭	148
贍濟乞人	149
施戒放生	149
看病如已	149
總論	150
◎高尚之行第七	151
避寵入山	151
眾服清散	151
不享王供	152
駕不迎送	152

不結貴遊	152
不引賊路	153
屢徵不就	153
寧死不起	153
三詔不赴	154
詔至不起	154
冒死納僧	155
不赴俗筵	155
不受衣號	156
力辭賜紫	156
不樂王官	157
袖納薦書	157
棄書不拆	158
對使焚鉢	159
總論	159
◎遲重之行第八	160
傳法久隱	160
十年祕重	160

不宣靈異	161
混跡樵牧	161
事皆緣起	162
歷年閉戶	162
久處深山	163
八請不赴	163
重法隱山	164
廢寺隱居	164
總論	165
◎艱苦之行第九	166
年老頭陀	166
備經險難	167
法滅續經	168
刺股制心	168
西竺取經	168
身先苦役	169
蚤蝨不除	169
六載舂粟	170

不作不食	170
萬里決疑	171
躬自役作	171
卑己苦躬	172
刻苦事眾	172
行不辭勞	172
常行乞食	173
總論	173
◎感應之行第十	175
精誠感戒	175
懺獲妙音	175
誓師子座	175
夢中易首	176
廢戒懺悔	177
癘疾獲瘳	177
勤苦發解	178
禮懺延壽	178
誦經延壽	179

扣鐘拔苦	1
天神護體	8
感示淨土	8
甘露灌口	1
懺感授記	8
口出青蓮	8
總論	2
緇門崇行錄跋	1
	8
	3

僧訓日記

明古杭雲棲寺沙門株宏輯

法師省己之訓

《法炬陀羅尼法師品》云：

夫法師者，常應慈憫，愛語謙下。若懷嫉妒，心存勝負，獲大重罪。慈心說法，成大功德，能消世間種種供養。假以高大師子寶座、無價名衣，奉上法師，未足報恩，而彼法師，雖受斯事，應深慚愧，勿起貪著，不得我慢。

為利養出家之訓

《大寶積經》云：

彌樓捷馱佛滅後，諸大弟子皆亦隨佛入於涅槃。諸大弟子滅度之後，多有眾生皆作是念：沙門法中安隱快樂，我等何不各共出家？出家之後，唯行三事：一、常周旋往來白衣舍。二、唯貪著利養自活。三、長養肌肥，無有福慧。行是三事，不修餘業。頭陀細行妙法，多皆廢捨，復不讀誦。時國王王子名陀摩尸

利，聞天神指示，乃辭父母，剃除鬚髮。問諸比丘：「彌樓撻馱佛云何說法、教諸弟子？我得聞已，當如說修行。」諸比丘言：「我等不聞佛所說法，但隨和尚諸師所行。汝今亦應行如是法。」爾時陀摩尸利比丘答諸比丘言：「汝等必從貧賤出家，是故今者但貴衣食，所行如是，白衣無異。汝等今應與我共求佛深淨法。」時諸比丘以偈答言：「我等所為者，是事皆已得。衣食極豐足，免離王使役。安隱甚快樂，無敢輕慢者。白衣時苦惱，今皆無復有。是即名涅槃，第一快安樂。過是事以外，我皆不復用。」爾時陀摩尸利比丘聞此偈已，心則悲惱，涕零啼泣，即便捨離此諸比丘。獨入山林幽遠之處，精誠一心，欲求深法。先時彌樓撻馱佛有大弟子名為堅牢，修空閒行，獨住深山。少欲知足，心樂遠離；所作已辦，六通三明，大阿羅漢。所住深山石窟壁上書此偈言：「生死不斷絕，貪欲嗜味故，養怨入丘塚，唐受諸辛苦。身臭如死屍，九孔流不淨，如廁蟲糞，愚貪身無異。憶想妄分別，則是五欲本，智者不分別，五欲則斷滅。邪念生貪著，貪著生煩惱，正念無貪著，餘煩惱亦盡。」陀摩尸利比丘經歷深山，

見此偈已，讀誦思惟其義；未久之間，得五神通。

慈心功德之訓

《般舟三昧經》云：

慈心比丘，終不中毒，終不中兵，火不能燒，入水不死，帝王不能得其便。

為勿憂衣食之訓

《佛藏經》云：

若有一心行道比丘，千億天神願共供養；但能一心行道，終亦不念衣食所須。如來白毫相中百千億分光明，其中一分供諸弟子；假使一切世間人皆出家，隨順法行，毫相百千億分不盡其一。

檢心詩女人之訓

《長阿含經》〈第四卷〉云：

阿難白佛言：「佛滅度後，諸女人輩來受誨者，當如之何？」佛告阿難：「莫

與相見。」阿難又白：「設相見者，當如之何？」佛言：「莫與共語。」阿難又白：「設與語者，當如之何？」佛言：「當自檢心。」

八退八進之訓

《長阿含經》〈第九卷〉云：

云何八退法？

懈怠比丘，乞食不得，便作是念：我於今日乞食不得，身體疲極，不能堪任坐禪經行，即便臥息。

得食既足，復作是念：我朝乞食，得食過足，身體沈重，不能堪任坐禪經行，即便臥息。

設或執事，便作是念：我今執事，身體疲極，不能堪任坐禪經行，即便臥息。

設欲執事，便作是念：明當執事，必有疲極，今日不得坐禪經行，即便臥息。

息。
設少行來，便作是念：我朝行來，身體疲極，不能堪任坐禪經行，即便臥

息。
設欲少行，便作是念：我明當行，必有疲極，今者不得坐禪經行，即便臥

息。
設遇小患，便作是念：我得重病，困篤羸瘦，不能堪任坐禪經行，即便臥

息。
所患已瘥，復作是念：我瘥未久，身體羸瘦，不能堪任坐禪經行，即便臥

云何八精進？

乞食不得，即作是念：我身體輕便，少欲睡眠，宜可精進坐禪經行。

乞食得足，便作是念：我今食飽，氣力充足，宜勤精進。

設有執事，便作是念：我向執事，廢我行道，今宜精進。

設應執事，便作是念：明當執事，廢我行道，今宜精進。

設有行來，便作是念：我朝行來，廢我行道，今宜精進。
設欲行來，便作是念：我明當行，廢我行道，今宜精進。
設遇患時，便作是念：我得重病，或能命終，今宜精進。
患得小瘥，復作是念：我病初瘥，或更增動，廢我行道，今宜精進。

不捨頭陀苦行之訓

《增一阿含經》〈第九卷〉云：

世尊告迦葉：「汝今年高朽弊，可捨乞食，乃至諸頭陀行；亦可受諸長者請，並受衣裳。」迦葉對曰：「我今不從如來教。」世尊告曰：「善哉善哉！迦葉！多所饒益，度人無量。所以然者，此頭陀行在世者，我法亦當久在於世！是故諸比丘所學，皆當如迦葉所習！」

△十二頭陀行

- 一 阿蘭若 今居蘭若，華言寂靜，宜顧名思義。
- 二 常乞食 今安坐，檀越送食，宜知慚愧。

三 次第乞 今送食，須貧富等觀。

四 一食 今三時粥飯，宜知慚愧。

五 節量食 今獨飽，宜分與禽獸。

六 過中不飲漿 今晚食，宜知慚愧，夜分加倍精進。

七 糞掃衣 今好衣，宜知慚愧。

八 但三衣 今多衣，宜知慚愧。

九 塚間坐 今住好屋，宜知慚愧。

十 樹下坐 今住好屋，宜知慚愧。

十一 露地坐 今住好屋，宜知慚愧。

十二 但坐不臥 今開夜放睡，宜知慚愧。

不教弟子之訓

《菩薩善戒經》〈第四卷〉云：

旃陀羅等，及以屠兒，雖行惡業，不能破壞如來正法，不必定墮三惡道中。

為師不能教呵弟子，則破佛法，必定當墮地獄之中。為名譽故，聚畜徒眾，是名邪見，名魔弟子。

供養父母之訓

《彌沙塞部五分律》〈第二十卷〉云：

畢陵伽婆蹉，父母貧窮，欲以衣供養而不敢；以是白佛。佛告諸比丘：「若人百年之中，右肩擔父，左肩擔母，極世珍奇，衣食供養，猶不能報須臾之恩！從今聽諸比丘盡心盡壽，供養父母，若不供養，得重罪。」

互相輕毀之訓

《薩婆多毗尼毗婆沙》〈第三卷〉云：

學士比丘，輕毀坐禪、佐事比丘；坐禪比丘，亦輕毀學問、佐事比丘；佐事比丘，亦輕毀坐禪、學問比丘。是故陀羅驪，以坐禪力，常現光明，兼知臥具，勸佐眾事，滅相輕毀勝負心故。

攝養徒衆之訓

《毗尼母經》〈第六卷〉云：

養徒衆，一、法事攝。二、衣食攝。常應方便教授眷屬，莫令多求攝。令坐禪、誦經、修福，於此三業中應教。復應觀徒衆樂多言否？樂多眠否？樂在家否？樂聚集調戲否？復應觀誰行如法？誰行不如法？若如法者，應加衣食，乃至法味，數數教授。若不如法者，應語令去，後時改悔者，還聽在衆。從無臘乃至九臘，是名下座。從十臘至十九臘，是名中座。從二十臘，至四十九臘，是名上座。五十臘以上，國王長者出家人所重，是名耆舊長宿。

偷盜僧物之訓

《法苑珠林》〈第七十四卷〉云：

方等經云：菩薩言：「五逆十惡，我所能救；盜僧物者，我不能救。」

多得利養之訓

《法苑珠林》〈第九十二卷〉云：

雜寶藏經云：阿闍世王，為提婆達多日送五百釜飯，多得利養。諸比丘白佛，佛言：「莫羨提婆得利養。」而說偈言：「芭蕉生實枯，蘆葦亦復然！駞驢懷妊死，驟驢亦復然！愚貪利養苦，智者所嗤笑。」

五僧冥報之訓

《洛陽伽藍記》云：

後魏崇真寺僧慧嶷，死七日活云：「與五比丘，次第於閻羅王所閱過。一、是寶明寺僧智聰；云生來苦行，坐禪為業，得昇天堂。二、是般若寺僧道品；云誦涅槃經，亦昇天堂。三、是融覺寺僧曇最；云講華嚴、涅槃，領眾千人。王言：『講經眾僧，我慢貢高，心懷彼我，比丘之中，第一麤行。』即言付司，青衣十人，送入黑門。四、是禪林寺僧道弘；云教化四眾檀越，造一切經像。王言：『沙門之體，必須攝心道場，志念禪誦，不預世事。教化求財，貪心即起。』亦送黑門。五、是靈覺寺寶真；云原作太守，捨家資造寺，休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王言：『卿作太守，枉法取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

亦送黑門。」慧疑以錯召放還，白胡太后。后遣黃門訪問五寺，並云有此五僧，死來七日。生死業行，如疑所論不差。

不修禪定之訓

《無諍三昧》云：

《勝定經》云：茲復有人，不修禪定，身不證法，散心讀誦十二部經，乃至恆河沙劫講說是經，不如一念思惟入定。但使發心願坐禪者，已勝十方一切論師，何況得禪定者？論師白佛言：「我等多聞總持，講說無礙，十六大部，敬我如佛。世尊！何故不讚我等，獨讚禪定？」佛告諸論師：「汝等心亂，假使多聞，何所益也？汝欲與禪定角力，如盲眼人欲睹眾色、如無手足欲抱須彌、如折翅鳥欲飛虛空、如蚊子翅欲遮日月、如無舡舫欲渡大海，無有是處。汝等論師，亦復如是！」復次，《毗婆沙》中說：「若有比丘不肯坐禪，身不證法，散心讀誦講說文字，辨說為能；不知詐言知，不能詐言能，高心輕坐禪人。如是論師，死入地獄，吞熱鐵丸，出為豬羊雞狗等身。」

聲名無益之訓

《摩訶止觀》云：

昔鄴洛禪師，道播河海，住則四方雲仰，去則千百成群，隱隱轟轟，亦有何益？臨終皆悔，修行至此，審自斟酌。智力強盛，須棄利益。如其不然，且當安忍，深修三昧。行成力著，為化未晚。

念思二字之訓

《善見毗婆沙律》〈第四卷〉云：

念想者何？於觀處初置心，是名念；以心置觀處，中心徘徊觀處，是名思。譬如鐘聲，初大後微；初大聲者如念，後微者如思。如鳥翔，初動如念，後定如思。如蜂採花，初至如念，後選擇如思。

菩薩精進之訓

《大寶積經》云：

彼二菩薩行精進時，於千歲中，未曾起念欲臥，未曾起念欲坐，未曾一返

屈身蹲踞，未曾再食，未曾起念稱量飲食鹹淡甘苦辛酢美惡。每乞食時，未曾觀彼授食人面，為丈夫耶？為婦人耶？乃至童男童女，皆不瞻視。居止樹下，未曾仰面觀於樹相。所著衣服，未曾再易。未曾一念起於欲覺、恚覺、害覺。未曾起緣親里、若父若母、兄弟姊妹及諸眷屬。未曾起念仰觀虛空日月星宿雲霞等色。未曾起念從陰影處至光景處，從炎熱處至清涼處。於嚴寒時，未曾起念覆厚煖衣而最溫適。未曾起念論說世間無益之語。是二菩薩，行如是等堅固精進。

評曰：於千歲中未曾起念欲臥下，每事有於千歲中四字。此大菩薩事，非凡夫所及，特表而出之者，使人知菩薩千歲中無念。而我等一歲中、一月中、一日中、乃至一時中尚不能行，寧不愧哉？更不勉力而行少分，亦難矣！

誠勉出家之訓

慈恩法師《出家箴》云：

捨家出家何所以？稽首空王求出離；三師七證定初機，剃髮染衣發弘誓。

去貪瞋，除鄙悒，十二時中常謹慎；鍊磨真性若虛空，自然戰退魔軍陣。勤學習，尋師匠，說與同人堪倚仗；莫教心地亂如麻，百歲光陰等閒喪！踵前賢，效先聖，盡假聞思修得證；行住坐臥要精專，念念無差始相應。佛真經，十二部，縱橫指示菩提路；不習不聽不依行，問君何日心開悟？速須究，似頭然，莫待明年與後年；一息不來即後世，誰人保得此身堅？不蠶衣，不田食，織女耕夫汗血力；為成道業施將來，道業未成爭消得。哀哀父，哀哀母，嚔苦吐甘大辛苦；就溼回乾養育成，要襲門風繼先祖。一旦辭親求剃落，八十九十無依託；若不超凡越聖流，向此因循全大錯。福田衣，降龍鉢，受用一生求解脫；若因小利繫心懷，彼岸涅槃爭得達？善男子！汝須知！遭逢難得似今時；既遇出家披縷褐，猶如浮木值盲龜。大丈夫！須猛利！緊束身心莫容易；儻能行願力相扶，決定龍華親授記。

垂誠實修之訓

永明壽禪師垂誠云：

學道之門，別無奇特，只要洗滌根塵下無量劫來業識種子。汝等但能消除情念，斷絕妄緣，對世間一切愛欲境界，心如木石相似；直饒未明道眼，自然成就淨身。若逢真正導師，切須勤心親近。假使參而未徹，學而未成，歷在耳根，永為道種；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纔出頭來，一聞千悟。須信道真善知識，為人中最大因緣；能化眾生，得見佛性。深嗟末世誑說一禪，只學虛頭，全無實解；步步行有，口口談空。自不責業力所牽，更教人撥無因果，便說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姪，無妨般若。生遭王法，死陷阿鼻，受得地獄業消，又入畜生餓鬼，百劫萬劫，無有出期。除非一念回光，立即翻邪為正；若不自懺自悔，自度自修，諸佛出來，也無救你處！若割心肝，如木石相似，便可食肉；若喫酒，如喫屎尿相似，便可飲酒；若見端正男女，如死屍相似，便可行姪；若見己財他財，如糞土相似，便可侵盜。饒你鍊得到此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待證無量聖身，始可行世間逆順事。古聖施設，豈有他心？只為末法僧尼，少持禁戒；恐賺他向善俗子，多退道心，所以廣行遮護。千經

所說，萬論所陳，若不去婬，斷一切清淨種；若不去酒，斷一切智慧種；若不去盜，斷一切福德種；若不去肉，斷一切慈悲種。三世諸佛，同口敷宣；天下禪宗，一音演暢；如何後學，略不聽從？自毀正因，反行魔說？只為宿熏業種，生遇邪師，善力易消，惡根難拔。豈不見古聖道？見一魔事，如萬箭攢心；聞一魔聲，如千錐劄耳；速須遠離，不可見聞！各自究心，慎莫容易！

一心念道之訓

趙州云：老僧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又云：若一生不離叢林，不語十年五載，已後佛也不奈你何。

仰山偉禪師，律身甚嚴，宴坐忘夜旦。居一室，謝絕交遊。有過偉者，虛己坐以延之；躬起炷香，又手而立。南公聞之，以為太絕物。對曰：「道業未辦，歲月如流，大根器如雲門、趙州，猶曰：『我二時粥飯是雜用心』；又曰：『我豈有工夫閒處用』。偉何敢囿世情事清談乎？」

蔣山元禪師云：岑樓之木，本於毫末；滔天之水，始於濫觴；清淨心中，

無故動念。危乎岌哉！

《正法念處經》云：一切迷惑，由多言語。是故應當空閒曠野寂靜之處，獨無餘人，在一處坐。一心正念，壞煩惱魔。一切親舊知識兄弟，來去相見，語言皆離。

《佛本行集經》云：若在少年，若在中年，或復老年；但須速求應所辦者，早令得辦。莫使淹遲，宜速疾作。

《根本薩婆多部》云：假令登定，暫得無憂，不能斷煩惱。若見諦理，煩惱斷除。

《盤山語錄》：修行人大忌：說人長短是非，乃至一切世事非干己者。口不可說，心不可思。但口說心思，便是昧了自己。若專鍊心，常搜己過，那得工夫管他家屋裡事？粉骨碎身，唯心莫動。收拾自心如一尊木雕聖像，坐在堂中，終日無人，亦如此！旛蓋簇擁，香花供養，亦如此！讚歎亦如此！毀謗亦如此！修行人常常心上無事，時時刻刻體究自己本命元辰端的處。

古德云：真正辦道人，無翦爪之工。又云：暫時不在，猶如死人。

《中峰警策歌》云：行也做，坐也做，尺寸光陰休放過。

趙清獻公藥欄壞不修，人問之？曰：安可以此事動吾一念乎？

雜記解惑之訓

經云：禪有極妙內樂，眾生捨之而求外；不得內心之離欲，而於色欲中求樂。

諸天有七寶自娛，後墮沸屎地獄。人中多聞，世智辨聰，後墮豬羊禽獸之類，無所別知。

眾生無恩於菩薩，而菩薩常欲利益眾生。眾生奪菩薩命，割截身體；而菩薩以第一佛樂慧命與諸眾生。

諸欲難可解，何以能釋之？觀身得實相，則不為所轉。《智論》云：「實相者，所謂畢竟空。」

附錄一

馮山大圓禪師警策文

夫業繫受身，未免形累；稟父母之遺體，假眾緣而共成。雖乃四大扶持，常相違背。無常老病，不與人期；朝存夕亡，剎那異世。譬如春霜曉露，倏忽即無！岸樹井藤，豈能長久？念念迅速，一剎那間，轉息即是來生，何乃晏然空過？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以棄離，不能安國治邦，家業頓捐繼嗣。緬離鄉黨，剃髮稟師；內勤克念之功，外弘不諍之德。迴脫塵世，冀期出離，何乃纔登戒品？便言我是比丘，檀越所須，喫用常住，不解忖思來處，謂言法爾合供。喫了聚頭喧喧，但說人間雜話。然則一期趁樂，不知樂是苦因。曩劫徇塵，未嘗返省；時光淹沒，歲月蹉跎。受用殷繁，施利濃厚；動經年載，不擬棄離；積聚滋多，保持幻質。導師有敕，戒勸比丘；進道嚴身，三常不足。人多於此，耽味不休，日往月來，颯然白首。後學未聞旨趣，應須博問先知。將謂出家，貴求衣食；佛先制律，啓創發蒙。軌則威儀，淨如冰雪；止持作犯，束斂初心；

微細條章，革諸猥弊。毗尼法席，曾未叨陪；了義上乘，豈能甄別。可惜一生空過，後悔難追；教理未嘗措懷，玄道無因契悟。及至年高臘長，空腹空心；不肯親附良朋，唯知倨傲。未諳法律，戢斂全無；或大語高聲，出言無度；不敬上中下座，婆羅門聚會無殊。椀鉢作聲，食畢先起；去就乖角，僧體全無。起坐忪懣，動他心念。不存些些軌則、小小威儀，將何束斂後昆？新學無因倣倣，纔相覺察，便言我是山僧。未聞佛教行持，一向情存麤躁。如斯之見，蓋為初心慵惰，饕餮因循，荏苒人間，遂成疏野。不覺龍鍾老朽，觸事面牆；後學咨詢，無言接引；縱有談說，不涉典章。或被輕言，便責後生無禮，瞋心忿起，言語駭人。一朝臥疾在床，眾苦縈纏逼迫，曉夕思忖，心裏恟惶，前路茫茫，未知何往。從茲始知悔過，臨渴掘井奚為？自恨蚤不預修，年晚多諸過咎！臨行揮霍，怕怖悼惶；穀穿雀飛，識心隨業。如人負債，強者先牽；心緒多端，重處偏墜。無常殺鬼，念念不停；命不可延，時不可待，人天三有，應未免之。如是受身，非論劫數，感傷歎訝，哀哉切心。豈可緘言？遞相警策！所恨同生

像季，去聖時遙，佛法生疏，人多懈怠。略伸管見，以曉後來。若不蠲矜，誠難輪道！夫出家者，發足超方，心形異俗；紹隆聖種，震懾魔軍；用報四恩，拔濟三有。若不如此，濫廁僧倫；言行荒疏，虛霑信施。昔年行處，寸步不移，恍惚一生，將何憑恃？況乃堂堂僧相，容貌可觀，皆是宿植善根，感斯異報。便擬端然拱手，不貴寸陰。事業不勤，功果無因刻就。豈可一生空過？抑亦來業無裨！辭親決志披緇，意欲等超何所？曉夕思忖，豈可遷延過時？心期佛法棟梁，用作後來龜鏡。常以如此，未能少分相應。出言須涉於典章，談說乃傍於稽古。形儀挺特，意氣高閒。遠行要假良朋，數數清於耳目；住止必須擇伴，時時聞於未聞。故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親附善者，如霧露中行，雖不溼衣，時時有潤。狎習惡者，長惡知見，曉夕造惡，即日交報，歿後沈淪。一失人身，萬劫不復；忠言逆耳，豈不銘心者哉？便能澡心育德，晦跡韜名。蘊素精神，喧囂止絕。若欲參禪學道，頓超方便之門；心契玄津，研幾精要，決擇深奧，啓悟真源；博問先知，親近善友。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

可中頓悟正因，便是出塵階漸。此則破三界二十五有，內外諸法，盡知不實；從心變起，悉是假名，不用將心湊泊。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任他法性周流，莫斷莫續。聞聲見色，蓋是尋常；遮邊那邊，應用不闕。如斯行止，實不枉披法服；亦乃酬報四恩，拔濟三有。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往來三界之賓，出沒為他作則。此之一學，最妙最玄。但辦肯心，必不相賺。若有中流之士，未能頓超；且於教法留心，溫尋貝葉，精搜義理，傳唱敷揚。接引後來，報佛恩德；時光亦不虛棄，必須以此扶持，住止威儀，便是僧中法器。豈不見倚松之葛，上聳千尋？附託勝因，方能廣益。懇修齋戒，莫謾虧踰；世世生生，殊妙因果。不可等閒過日，兀兀度時，可惜光陰，不求升進，徒消十方信施，亦乃孤負四恩。積累轉深，心塵易壅，觸途成滯，人所輕欺。古云：彼既丈夫，我亦爾。不應自輕而退屈。若不如此？徒在緇門，荏苒一生，殊無所益！伏望興決烈之志，開特達之懷，舉措看他上流，莫擅隨於庸鄙！今生便須決斷，想料不由別人。息意忘緣，不與諸塵作對。心空境寂，只為久滯不通。熟覽斯文，

時時警策。強作主宰，莫徇人情。業果所牽，誠難逃避。聲和響順，形直影端。因果歷然，豈無憂懼？故經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故知三界刑罰，縈絆殺人。努力勤修，莫空過日！深知過患，方乃相勸行持。願百劫千生，處處同為法侶。乃為銘曰：

幻身夢宅，空中物色。前際無窮，後際寧剋。出此沒彼，升沈疲極。未免三輪，何時休息？貪戀世間，陰緣成質。從生至老，一無所得！根本無明，因茲被惑。光陰可惜，剎那不測。今生空過，來世窒塞。從迷至迷，皆因六賊。六道往還，三界匍匐。早訪明師，親近高德。決擇身心，去其荆棘。世自浮虛，眾緣豈逼？研窮法理，以悟為則！心境俱捐，莫記莫憶。六根怡然，行住寂默。一心不生，萬法俱息。

凡為僧者，宜寫置坐隅，朝夕玩省。初出家人，即令熟讀，毋為遺忘。

附錄二

翠巖禪師警僧銘

凡一披緇，便非庸類，豈可泛常？僅同俗輩！立志立心，宜勇宜銳。處眾處獨，宜韜宜晦。若啞若聾，如癡如醉。埋光埋名，養智養慧。隨動隨靜，忘外忘內。離聖離凡，拔群拔萃。一粥一飯，信施信餽。飽享飽飡，須慚須愧。勿效庸僧，成群逐隊！說李說張，雜癡雜穢。爭是爭非，誇能誇會。本性本真，盡盲盡昧。凡戒凡律，或犯或背。虛朝虛暮，喪用喪歲。可悲可憐，必泥必墜。常警常醒，滅殃滅罪。

附錄三

千巖長禪師示眾

參禪為第一，持戒為第二，禮誦為第三，作福為第四，既作出家兒，須行

四種事。不可縱汝心！不可恣汝意！不可懶汝身！不可昏汝智！諦觀苦與樂，痛念生與死。莫憂衣與食！莫貪名與利！時中惺惺著，胸中蕩蕩地。行坐合清規，動靜依先制。常近善知識，常遠惡朋輩。若能信我言，成佛極容易！若不信我言，出家徒勞耳！是百姓光頭，是修羅聚會；是地獄抽芽，是畜生群隊。快脫袈裟來，快出山門去；且自做俗人，莫與我同住。

禪關策進

明古杭雲棲寺沙門株宏輯

前集 一門

諸祖法語節要第一

諸祖法語，今不取向上玄談，唯取做工夫喫緊處，又節其要略，以便時時省覽，激勵身心。次二諸祖苦功，後集諸經引證，俱倣此。

筠州黃檗運禪師示衆

預前若打不徹，臘月三十日到來，管取你熱亂。有般外道，纔見人做工夫，便冷笑：猶有這箇在。我且問你：忽然臨命終時，你將何抵敵生死？須是閒時辦得下，忙時得用，多少省力。休待臨渴掘井，做手脚不迭，前路茫茫，胡鑽亂撞。苦哉！苦哉！平日只學口頭三昧，說禪說道，呵佛罵祖，到這裡都用不著。只管瞞人，爭知今日自瞞了也。勸你兄弟家，趁致色力康健時，討取箇分

曉。這些關楔子甚是容易。自是你不肯去下死志做工夫，只管道難了又難。若是丈夫漢，看箇公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二六時中看箇無字，晝參夜參，行住坐臥，著衣喫飯處，屙屎放尿處，心心相顧，猛著精彩，守箇無字。日久歲深，打成一片，忽然心華頓發，悟佛祖之機，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便會開大口。達磨西來，無風起浪，世尊拈花，一場敗闕。到這裡，說甚閻羅老子，千聖尚不奈你何。不信道直有這般奇特，為甚如此？事怕有心人。

評曰：此後代提公案，看話頭之始也。然不必執定無字，或無字，或萬法，或須彌山，或死了燒了等，或參究念佛，隨守一則，以悟為期，所疑不同，悟則無二。

趙州諗禪師示衆

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

老僧四十年不雜用心！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

玄沙備禪師示衆

夫學般若菩薩，具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根機遲鈍，直須勤苦忍耐，日夜忘疲，如喪考妣相似。恁麼急切，更得人荷挾，剋骨究實，不妨亦得覲去。

鵝湖大義禪師垂誠

莫只忘形與死心，此箇難醫病最深；直須提起吹毛利，要剖西來第一義。瞠卻眼兮剔起眉，反覆看渠渠是誰？若人靜坐不用功，何年及第悟心空。

永明壽禪師垂誠

學道之門，別無奇特，只要洗滌根塵下無量劫來業識種子，汝等但能消除情念，斷絕妄緣，對世間一切愛欲境界，心如木石相似，直饒未明道眼，自然成就淨身。若逢真正導師，切須勤心親近。假使參而未徹，學而未成，歷在耳根，永為道種，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纔出頭來，一聞千悟。

黃龍死心新禪師小參

諸上座，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你諸人要參禪麼？須是放下著。放下箇甚麼？放下箇四大五蘊，放下無量劫來許多業識。向自己腳跟下推窮，看是甚麼道理？推來推去，忽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刹。可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豈不暢快平生！莫只管册子上念言念語，討禪討道，禪道不在册子上。縱饒念得一大藏教，諸子百家，也只是閒言語。臨死之時，總用不著。

評曰：不可見恁麼說，便謗經毀法。蓋此語爲著文字而不修行者戒也；非爲不識一丁者立赤幟也。

東山演禪師送徒行腳

須將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討取箇分曉。如只隨群作隊打哄過日，他時閻老子打算飯錢，莫道我不曾說與你來。若是做工夫，須要時時簡點，刻刻提撕，

那裡是得力處，那裡是不得力處，那裡是打失處，那裡是不打失處。有一等纔上蒲團，便打瞌睡；及至醒來，胡思亂想；纔下蒲團，便說雜話；如此辦道，直至彌勒下生，也未得入手。須是猛著精彩，提箇話頭，晝參夜參，與他廝捱。不可坐在無事甲裡，又不可蒲團上死坐。若雜念轉鬥轉多，輕輕放下，下地走一遭；再上蒲團，開兩眼，捏兩拳，豎起脊梁，依前提起話頭；便覺清涼，如一鍋沸湯，攪一杓冷水相似。如此做工夫，定有到家時節。

佛跡頤菴真禪師普說

信有十分，疑有十分。疑有十分，悟有十分。可將平生所見所聞，惡知惡解，奇言妙句，禪道佛法，貢高我慢等心，徹底傾瀉。只就未明未了的公案上距定腳頭，豎起脊梁，無分晝夜，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如有氣的死人相似。心隨境化，觸著還知，自然念慮內忘，心識路絕。忽然打破髑髏，元來不從他得。那時豈不慶快平生者哉！

涇山大慧杲禪師答問

今時有自眼不明，只管教人死獍狃地休去歇去；又教人隨緣管帶，忘情默照；又教人是事莫管；如是諸病，枉用工夫，無有了期。但只存心一處，無有不得者。時節因緣到來，自然觸著磕著，噴地醒去。

把自家心識緣世間塵勞的，回來底在般若上，縱今生打未徹，臨命終時定不為惡業所牽；來生出頭，定在般若中見成受用。此是決定的事，無可疑者。

但自時時提撕，妄念起時，亦不必將心止遏；只看箇話頭，行也提撕，坐也提撕。提撕來，提撕去，沒滋味，那時便是好處，不得放捨，忽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剎。便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裡，轉大法輪。

評曰：師自云他人先定而後慧，某甲先慧而後定。蓋話頭疑破，所謂休去歇去者，不期然而然矣。

蒙山異禪師示衆

某年二十，知有此事。至三十二，請益十七八員長老，問他做工夫，都無端的。後參皖山長老，教看無字；十二時中，要惺惺如貓捕鼠，如雞抱卵，無令間斷；未透徹時，如鼠齧棺材，不可移易；如此做去，定有發明時節。於是晝夜孜孜體究，經十八日，喫茶次，忽會得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不勝歡喜，求決三四員長老，俱無一語；或教只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餘俱莫管；便信此說。過了二載，景定五年六月，在四川重慶府患病，晝夜百次，危劇瀕死，全不得力；海印三昧也用不得；從前解會的也用不得；有口說不得，有身動不得，有死而已；業緣境界俱時現前，怕怖惶惶，眾苦交逼。遂強作主宰，分付後事，高著蒲團，裝一鑪香，徐起坐定，默禱三寶龍天，悔過從前諸不善業；若大限當盡，願承般若力，正念托生，早早出家；若得病愈，便棄俗為僧，早得悟明，廣度後學。作此願已，提箇無字，回光自看，未久之間，臟腑三四回動，只管他，良久眼皮不動，又良久不見有身，只話頭不絕，至晚方起，病退一半，

復坐至三更四點，諸病盡退，身心輕安，八月至江陵落髮，一年起單行腳，除中炊飯，悟得工夫須是一氣做成，不可斷續。到黃龍歸堂，第一次睡魔來時，就座抖擻精神，輕輕敵退。第二次亦如是退。第三次睡魔重時，下地禮拜消遣，再上蒲團，規式已定，便趁此時打併睡魔。初用枕短睡，後用臂，後不放倒身。過二三夜，日夜皆倦，腳下浮逼逼地，忽然眼前如黑雲開，自身如新浴出一般清快。心下疑團愈盛，不著用力，綿綿現前。一切聲色，五欲八風，皆入不得。清淨如銀盆盛雪相似，如秋空氣肅相似。卻思工夫雖好，無可決擇。起單入浙。在路辛苦，工夫退失。至承天孤蟾和尚處歸堂，自誓未得悟明，斷不起單，月餘工夫復舊。其時遍身生瘡亦不顧，捨命趁逐工夫，自然得力，又做得病中工夫；因赴齋出門，提話頭而行，不覺行過齋家，又做得動中工夫。到此卻似透水月華，急灘之上，亂波之中，觸不散，蕩不失，活鱗鱗地。三月初六日，坐中正舉無字，首座入堂燒香，打香盒作聲，忽然囷地一聲，識得自己，捉敗趙州，遂頌云：沒興路頭窮，踏翻波是水，超群老趙州，面目只如此。秋間臨安

見雪巖、退耕、石坑、虛舟諸大老，舟勸往皖山。山問：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某開口，山便喝出。自此行坐飲食皆無意思。經六箇月，次年春，因出城回，上石梯子，忽然胸次疑礙冰釋，不知有身在路上行。乃見山，山又問前語，某便掀倒禪床，卻將從前數則極諛訛公案一一曉了。諸仁者，參禪大須仔細，山僧若不得重慶一病，幾乎虛度，要緊在遇正知見人，所以古人朝參暮請，決擇身心，孜孜切切，究明此事。

評曰：他人因病而退惰，此老帶病而精修，終成大器。豈徒然哉！禪人病中，當以是痛自勉勵。

揚州素菴田大士示衆

近來篤志參禪者少，纔參箇話頭，便被昏散二魔纏縛，不知昏散與疑情正相對治。信心重則疑情必重，疑情重則昏散自無。

處州白雲無量滄禪師普說

二六時中，隨話頭而行，隨話頭而坐，隨話頭而臥。心如棘栗蓬相似，不被一切人我無明五欲三毒等之所吞噉，行住坐臥，通身是箇疑團，疑來疑去，終日默樁樁地，聞聲睹色，管取罔地一聲去在。

四明用剛軟禪師答禪人書

做工夫須要起大疑情！汝工夫未有一月半月成片，若真疑現前，撼搖不動，自然不怕惑亂。祇管勇猛忿去，終日如默的漢子相似，到恁麼時，不怕甕中走鱉。

袁州雪巖欽禪師普說

時不待人，轉眼便是來生。何不趁身強力健，打教徹去，討教明白去。何幸又得在此名山大澤，神龍世界，祖師法窟，僧堂明淨，粥飯精潔，湯火穩便，若不向這裡打教徹討教明白去，是你自暴自棄，自甘陸沈，為下劣愚癡之漢。

若果是茫無所知，何不博問先知？凡遇五參，見曲泉床上老漢橫說豎說，何不歷在耳根，反覆尋思，畢竟是箇甚麼道理？

山僧五歲出家，在上人侍下，見與賓客交談，便知有此事，便信得及，便學坐禪。十六為僧，十八行腳，在雙林遠和尚會下打十方，從朝至暮，不出戶庭，縱入眾寮，至後架，袖手當胸，不左右顧，目前所視，不過三尺。初看無字，忽於念頭起處打一箇返觀，這一念當下冰冷，直是澄澄湛湛，不動不搖，過一日如彈指頃，都不聞鐘鼓之聲。十九在靈隱掛搭，見處州來書，說欽禪，你這工夫是死水，不濟事，動靜二相打作兩橛；參禪須是起疑情，小疑小悟，大疑大悟。被州說得著，便改了話頭，看箇乾屎橛，一味東疑西疑，橫看豎看，卻被昏散交攻，頃刻潔淨也不能得。移單過淨慈，結甲七箇兄弟坐禪，封被，脅不沾席。外有修上座，每日在蒲團上如箇鐵橛子相似，地上行時，開兩眼，垂兩臂，亦如箇鐵橛子相似，要與親近說話更不可得。因兩年不倒身，捱得昏困，遂一放都放了，兩月後，從前整頓，得這一放，十分精神。元來要究明此

事，不睡也不得。須是到中夜熟睡一覺，方有精神。一日廊下見修，方得親近，卻問去年要與你說話，只管避我如何？修云：真正辦道人，無翦爪之工，更與你說話在。因問，即今昏散打屏不去。修道你自不猛烈，須是高著蒲團，豎起脊梁，盡渾身併作一箇話頭，更討甚昏散。依修做工夫，不覺身心俱忘，清清三晝夜，兩眼不交睫。第三日午後，在三門下如坐而行，又撞見修，問你在此做甚麼？答云辦道。修云：你喚甚麼作道？遂不能對，轉加迷悶。即欲歸堂坐禪，又撞見首座道：你但大開了眼，看是甚麼道理？又被提這一句，只欲歸堂，纔上蒲團，面前豁然一開，如地陷一般。是時呈似人不得，非世間一切相可喻。便下單尋修，修見，便道且喜且喜！握手門前柳堤上行一轉，俯仰天地間，森羅萬象，眼見耳聞，向來所厭所棄之物，與無明煩惱，元來都是自己妙明真性中流出。半月餘動相不生，可惜不遇大手眼尊宿，不合向這裡坐住。謂之見地不脫，礙正知見，每於睡著時打作兩橛。公案有義路者則理會得，如銀山鐵壁者卻又不會。雖在無準先師會下多年，入室陞座，無一語打著心下事。經教語

錄上亦無一語可解。此病如是礙在胸中者十年，一日在天目佛殿上行，抬眼見一株古柏，觸目省發，向來所得境界礙膺之物撲然而散，如閨室中出在白日。從此不疑生，不疑死，不疑佛，不疑祖，始得見徑山老人立地處，好與三十拄杖。

天目高峰妙禪師示衆

此事只要當人的有切心，纔有切心，真疑便起，疑來疑去，不疑自疑，從朝至暮，黏頭綴尾，打成一片，撼亦不動，趁亦不去，昭昭靈靈，常現在前，此便是得力時也。更須確其正念，慎無二心，至於行不知行，坐不知坐，寒熱饑渴，悉皆不知，此境界現前，即是到家消息。也巴得搆，也撮得著，只待時刻而已。卻不得見怎麼說，起一念精進心求之，又不得將心待之，又不得縱之棄之。但自堅凝正念，以悟為則。當此之時，有八萬四千魔軍在汝六根門頭伺候，一切奇異善惡等事隨汝心現，汝若瞥起毫釐著心，便墮他圈續，被他作主，受他指揮，口說魔話，身行魔事，般若正因，從茲永絕，菩提種子不復生芽。

但莫起心，如箇守屍鬼子，守來守去，疑團子欬然爆地一聲，管取驚天動地。

某甲十五出家，二十更衣，入淨慈，立三年死限學禪。初參斷橋和尚，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意分兩路，心不歸一。後見雪巖和尚，教看無字。又令每日上來一轉，如人行路，日日要見工程。因見說得有序，後竟不問做處，一入門，便問：誰與你拖這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出。次後徑山歸堂，夢中忽憶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自此疑情頓發，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第六日，隨眾閣上諷經，抬頭忽睹五祖演和尚真贊末兩句云：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這漢；日前拖死屍句子驀然打破，直得魂飛膽喪，絕後再甦，何啻放下百二十斤擔子。其時正二十四歲，滿三年限。次後被問日間浩浩作得主麼？答曰作得。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答云作得。又問，正睡著無夢時，主在何處？於此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和尚囑云，從今不要你學佛學法，窮古窮今，只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抖擻精神，我這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自誓拌一生做箇癡猷漢，定要見這一著子明白。經及五年，一日睡覺，

正疑此事，忽同宿道友推枕头落地作聲，驀然打破疑團，如在網羅中跳出，所有佛祖諍訛公案，古今差別因緣，無不了了。自此安邦定國，天下太平，一念無為，十方坐斷。

評曰：前示眾做工夫一段至為切要，學者宜書諸紳。其自敘中所云饑來喫飯困來打眠，是發明以後事，莫錯會好。

鐵山瓊禪師普說

山僧十三歲知有佛法，十八出家，二十二為僧。先到石霜，記得祥菴主教時時觀見鼻頭白，遂得清淨。後有僧自雪巖來，寫得巖坐禪箴看，我做工夫卻不曾從這裡過，因到雪巖。依彼所說做工夫，單提無字，至第四夜，通身汗流，十分清爽，繼得歸堂，不與人說話，專一坐禪。後見妙高峰，教十二時中莫令有間，四更起來，便摸索話頭頓在面前，略覺困睡，便起身下地，也是話頭，行時步步不離話頭，開單展鉢，拈匙放筋，隨眾等事，總不離話頭，日間夜間

亦復如是，打成片段，未有不發明者。依峰開示，做工夫果得成片。三月二十日。巖上堂云：兄弟家，久在蒲團上瞌睡，須下地走一遭，冷水盥嗽，洗開兩眼，再上蒲團，豎起脊梁，壁立萬仞，單提話頭，如是用功，七日決定悟去，此是山僧四十年前已用之工。某即依彼所說，便覺工夫異常，第二日，兩眼欲閉而不能閉，第三日，此身如在虛空中行，第四日，曾不知有世間事，其夜倚闌干少立，泯然無知，簡點話頭，又不打失，轉身上蒲團，忽覺，從頭至足，如劈破髑髏相似，如萬丈井底被提在空中相似。此時無著歡喜處，舉似巖。巖云未在，更去做工夫，求得法語，末後云，紹隆佛祖向上事，腦後依前欠一槌。心下道，如何又欠一槌，不信此語，又似有疑，終不能決。每日堆堆坐禪，將及半載，一日因頭痛煎藥，遇覺赤鼻，問那吒太子拆骨還父拆肉還母話，記得被悟知客問不能對，忽然打破這疑團。後到蒙山，山問參禪，到甚麼處是畢工處？遂不知頭。山教再做定力工夫洗盪塵習。每遇入室下語，只道欠在。一日晡時，坐至更盡，以定力挨拶，直造幽微，出定見山，說此圓已，山問，那箇

是你本來面目？正欲下語，山便閉門，自此工夫日有妙處。蓋以離巖太早，不曾做得細密工夫，幸遇本色宗匠，乃得到此。元來工夫做得緊峭，則時時有悟入，步步有剝落。一日見壁上三祖信心銘云：歸根得旨，隨照失宗，又剝了一層。山云：箇事如剝珠相似，愈剝愈光，愈明愈淨，剝一剝，勝他幾生工夫也，但下語猶只道欠在。一日定中，忽觸著欠字，身心豁然，徹骨徹髓，如積雪卒然開霽，忍俊不禁，跳下地來，擒住山云：我欠少箇甚麼？山打三掌，某禮拜三拜。山云：鐵山這一著子幾年，今日方了。

暫時話頭不在，如同死人。一切境界逼迫臨身，但將話頭與之抵當。時時簡點話頭，動中靜中，得力不得力。又定中不可忘卻話頭，忘話頭則成邪定。不得將心待悟，不得文字上取解會，不得些少覺觸以為了事，但教如癡如默去，佛法世法打成一片，施為舉措只是尋常，惟改舊時行履處。古云：大道從來不屬言，擬談玄妙隔天淵，直須能所俱忘卻，始可饑餐困則眠。

天目斷崖義禪師示衆

若要超凡入聖，永脫塵勞，直須去皮換骨，絕後再甦，如寒灰發燄枯木重榮，豈可作容易想。我在先師會下多年，每被大棒，無一念遠離心，直至今日，觸著痛處，不覺淚流。豈似你等較著些子苦味，便掉頭不顧。

天目中峰本禪師示衆

先師高峰和尚，教人惟以所參話頭蘊之於懷，行也如是參，坐也如是參，參到用力不及處，留意不得時，驀忽打脫，方知成佛其來舊矣。這一著子，是從上佛祖了生脫死之已驗三昧，惟貴信得及，久遠不退轉，更無有不獲其相應者。

看話頭做工夫，最是立腳穩當，悟處親切，縱此生不悟，但信心不退，不隔一生兩生，更無不獲開悟者。

或三十年二十年未即開悟，不須別求方便，但心不異緣，意絕諸妄，孜孜不捨，只向所參話上立定腳頭，拌取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誰管三生五生，十

生百生，若不徹悟，決定不休，有此正因，不患大事之不了明也。

病中做工夫，也不要你精進勇猛，也不要你撐眉努目，但要你心如木石，意若死灰，將四大幻身，撇向他方世界之外，繇他病也得，活也得，死也得，有人看也得，無人看也得，香鮮也得，臭爛也得，醫得健來，活到一百二十歲也得，如或便死，被宿業牽入鑊湯爐炭裡也得，如是境界中都不動搖，但切切將箇沒滋味話頭，向藥爐邊枕頭上默默咨參，不得放捨。

評曰：此老千言萬語，只教人看話頭，做真實工夫，以期正悟，諄切透快，千載而下，如耳提面命，具存全書，自應遍覽。

師子峰天如則禪師普說

生不知來處，謂之生大。死不知去處，謂之死大。臘月三十日到來，只落得手忙腳亂。何況前路茫茫，隨業受報，正是要緊事在，這箇是生死報境。若論生死業根，即今一念隨聲逐色，使得七顛八倒者便是。繇是佛祖運大慈悲，

或教你參禪，或教你念佛，令汝掃除妄念，認取本來面目，做箇灑灑落落大解脫漢。而今不獲靈驗者有三種病：第一不遇真善知識指示；第二不能痛對生死大事為念，悠悠漾漾，不覺打在無事甲裡；第三於世間虛名浮利，照不破，放不下，妄緣惡習上，坐不斷，擺不脫，境風扇動處，不覺和身輓入業海中，東飄西泊去。真正道流，豈肯恁麼？當信祖師道，雜念紛飛，如何下手？一箇話頭，如鐵掃帚，轉掃轉多，轉多轉掃，掃不得，拌命掃，忽然掃破太虛空，萬別千差一路通。諸禪德，努力今生須了卻，莫教永劫受餘殃。

又有自疑念佛與參禪不同，不知參禪只圖識心見性；念佛者，悟自性彌陀唯心淨土，豈有二理？經云：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既曰現前見佛，則與參禪悟道有何異哉？答或問云：但將阿彌陀佛四字做箇話頭，二六時中，直下提撕，至於一念不生，不涉階梯，徑超佛地。

智澈禪師淨土玄門

念佛一聲，或三五七聲，默默返問，這一聲佛從何處起？又問這念佛的是誰？有疑，只管疑去，若問處不親，疑情不切，再舉箇畢竟這念佛的是誰？於前一問，少問少疑，只向念佛是誰，諦審諦問。

評曰：徑無前問，只看這念佛的是誰亦得。

汝州香山無聞聰禪師普說

山僧初見獨翁和尚，令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後同雲峰月山等六人，立願互相究竟。次見淮西，教無能令提無字。次到長蘆，結伴煉磨。後遇淮上敬兄，問云：你六七年有甚見地？某答：每日只是心下無一物。敬云：你這一絡索甚處出來？某心裡似知不知，不敢開口。敬見我做處無省發，乃云：你定中工夫不失，動處便失。某被說著，心驚便問，畢竟明此大事應作麼生？敬云，你不聞川老子道：要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說了便去。某被一問，直

得行不知行，坐不知坐，五七日間，不提無字，倒只看「要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忽到淨頭寮，在一木上與眾同坐，只是疑情不解，有飯食頃，頓覺心中空亮輕清，見情想破裂，如剝皮相似，目前人物一切不見，猶如虛空，半時省來，通身汗流，便悟得北斗面南看。遂見敬，下語作頌，都無滯礙，尚有向上一路不得灑落。後入香巖山中過夏，被蚊子齧，兩手不定，因念古人為法忘軀，何怖蚊子，盡情放下，齧定牙關，捏定拳頭，單提無字，忍之又忍，不覺身心歸寂，如一座屋倒卻四壁，體若虛空，無一物可當情。辰時一坐，未時出定，自知佛法不悞人，自是工夫不到，然雖見解明白，尚有微細隱密妄想未盡。又入光州山中習定六年，陸安山中又住六年，光州山中又住三年，方得穎脫。

評曰：古人如是勤辛，如是久遠，方得相應。今人以聰明情量剎那領會，而猶欲自附於頓悟，豈不謬哉！

獨峰和尚示衆

學道之士，那裡是入手處？提箇話頭，是入手處。

般若和尚示衆

兄弟家，三年五年做工夫，無箇入處，將從前話頭拋卻，不知行到中途而廢，可惜前來許多心機。有志之士，看眾中柴乾水便僧堂溫暖，發願三年不出門，決定有箇受用。有等纔做工夫，心地清淨，但見境物現前，便成四句；將謂是大了當人，口快舌便，悞了一生，三寸氣消，將何保任？佛子，若欲出離，參須真參，悟須實悟。

或話頭綿密無有間斷，不知有身，謂之人忘法未忘。有到此忘其本身，忽然記得，如在夢中跌下萬仞洪崖，只顧救命，遂成風癲。到此須是緊提話頭，忽然連話頭都忘，謂之人法雙忘。驀地冷灰豆爆，始知張公喫酒李公醉，正好來般若門下喫棒。何以故？更須打破諸祖重關，遍參知識，得知一切淺深，卻向水邊林下，保養聖胎，直待龍天推出，方可出來扶揚宗教，普度群生。

雪庭和尚示衆

十二時中，一貧如洗，看箇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我本來面目？不管得力不得力、昏散不昏散，只管提撕去。

仰山古梅友禪師示衆

須要發勇猛心，立決定志，將平生悟得的、學得的，一切佛法、四六文章、語言三昧，一掃掃向大洋海裡去，更莫舉著；把八萬四千微細念頭，一坐坐斷；卻將本參話頭，一提提起，疑來疑去，拶來拶去，凝定身心，討箇分曉，以悟為則。不可向公案上下度，經書上尋覓，直須卒地斷、爆地拆，方始到家。若是話頭提不起，連舉三遍，便覺有力。若身力疲倦，心識燥燥，卻輕輕下地，打一轉再上蒲團，將本參話，如前挨拶。若纔上蒲團，便打瞌睡，開得眼來，胡思亂想，轉身下地，三三兩兩，交頭接耳，大語細話，記取一肚皮語錄經書，逞能舌辯，如此用心，臘月三十日到來，總用不著。

衢州傑峰愚禪師示五臺善講主

假饒文殊放金色光，與汝摩頂，師子被你騎來，觀音現千手眼，鸚哥被你捉得，皆是逐色隨聲，於你自己有何利益？要明己躬大事，透脫生死牢關，先須截斷一切聖凡虛妄見解。十二時中，回光返照，但看箇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佛，是箇甚麼？切莫向外邊尋討。設有一毫佛法神通聖解，如粟米粒大，皆為自欺，總是謗佛謗法。直須參到脫體無依，纖毫不立處，著得隻眼，便見青州布衫，鎮州蘿蔔，皆是自家所用之物，更不須別求神通聖解也。

靈隱瞎堂禪師對制

宋孝宗皇帝問，如何免得生死？對曰，不悟大乘道，終不能免。又問，如何得悟？對曰，本有之性，以歲月磨之，無不悟者。

大乘山普巖斷峯和尚示衆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不得不看話頭，守空靜而坐。不得念話頭，無疑而

坐。如有昏散，不用起念排遣，快便舉起話頭，抖擻身心，猛著精采。更不然，下地經行，覺昏散去，再上蒲團。忽爾不舉自舉，不疑自疑，行不知行，坐不知坐，惟有參情，孤孤迥迥，歷歷明明，是名斷煩惱處，亦名我喪處。雖然如是，未為究竟，再加鞭策，看箇一歸何處？到這裏提撕話頭，無節次了也。惟有疑情，忘即舉之，直至返照心盡，是名法亡，始到無心處也。莫是究竟麼？古云，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忽地遇聲遇色，磕著撞著，大笑一聲，轉身過來，便好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

古拙禪師示衆

諸大德何不起大精進？對三寶前深發重願，若生死不明，祖關不透，誓不下山，向長連床上，七尺單前，高掛鉢囊，壁立千仞，盡此一生，做教徹去，若辦此心，決不相賺。如其發心不真，志不猛勵，這邊經冬，那邊過夏，今日進前，明日退後，久久摸索不著，便道般若無靈驗，卻向外邊，記一肚，鈔一

部，如臭糟瓶相似，聞者未免惡心嘔吐，直做到彌勒下生，有何干涉？苦哉！

太虛禪師示衆

如未了悟，須向蒲團上冷坐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看箇父母未生前面目。

楚石琦禪師示衆

兄弟，開口便道，我是禪和，及問他如何是禪？便東覷西覷，口如扁擔相似，苦哉屈哉！喫著佛祖飯，不去理會本分事，爭持文言俗句，高聲大語，略無忌憚，全不識羞。有般底不去蒲團上，究明父母未生以前本來面目，冷地裏學客春，指望求福，懺除業障，與道太遠在。

凝心斂念，攝事歸空，念想纔生，即便遏捺，如此見解，即是落空亡的外道，魂不返的死人。又有妄認能瞋能喜能見能聞，認得明白了，便是一生參學事畢，我且問你，無常到時，燒作一堆灰，這能瞋能喜能見能聞的，什麼處去也？怎麼參的是藥汞銀禪，此銀非真，一煨便流。因問你，尋常參箇什麼？答

道，有教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又教我只如此會，今日方知不是，就和尚請箇話頭。我道古人公案有什麼不是？汝眼本正，因師故邪，累請不已，向道去，參狗子無佛性話，忽然打破漆桶，卻來山僧手裏喫棒。

評曰：天如而下，皆元末及國初尊宿。若傑峰、古拙、楚石，則身經二代者也。楚石爲妙喜五世孫，而其見地如日光月明，機辯如雷烈風迅，直截根原，脫落枝葉，真無愧妙喜老人矣。天如以至今日，無匹休者，獨其語皆提持向上極則事，教初學人做工夫處絕少。僅得一二，錄如左。

高麗普濟禪師答李相國書

既曾於無字話提撕，不必改參也。況舉起別話頭時，曾參無字，必於無字，有小熟因地，切莫移動，切莫改參，但於二六時中，四威儀內，舉起話頭，莫待幾時悟不悟。亦莫管有滋味無滋味，亦莫管得力不得力。拶到心思不及，意慮不行，即是諸佛祖放身命處。

評曰：此語錄，萬歷丁酉，福建許元真東征，得之朝鮮者，中國未有也，因錄其要，而識之。

楚山琦禪師解制

諸大德，九十日中，還曾證悟也無？如其未悟，則此一冬又是虛喪了也。若是本色道流，以十方法界為箇圓覺期，莫論長期短期，百日千日，結制解制，但以舉起話頭為始，若一年不悟，參一年，十年不悟，參十年，二十年不悟，參二十年，盡平生不悟，決定不移此志，直須要見箇真實究竟處，方是放參之日也。

如未能言前契旨，但將一句阿彌陀佛，置之懷抱，默默體究，常時鞭起疑情，這念佛的是誰？念念相續，心心無間，如人行路到水窮山盡處，自然有箇轉身的道理，因地一聲，契入心體。

評曰：舉起話頭為進期，真實究竟為出期，當牢記取。

天真毒峰善禪師示衆

果欲了脫生死，先須發大信心，立弘誓願。若不打破所參公案，洞見父母未生前面目，坐斷微細現行生死，誓不放捨本參話頭，遠離真善知識，貪逐名利。若故違此願，當墮惡道。發此大願，防護其心，方堪領受公案。或看無字，要緊在因甚狗子無佛性上著力。或看萬法歸一，要緊在一歸何處？或參究念佛，要緊在念佛的是誰？回光返照、深入疑情，若話頭不得力，還提前文，以至末句，使首尾一貫，方有頭緒，可致疑也。疑情不斷，切切用心，不覺舉步翻身，打箇懸空筋斗，卻再來喫棒。

空谷隆禪師示衆

不可默蠢蠢地念箇話頭，亦不可推詳計較，但時中憤然要明此事，忽爾懸崖撒手，打箇翻身，方見孤明歷歷。到此不可耽著，還有腦後一槌，極是難透，你且怎麼參去。

不參自悟，上古或有之，自餘未有不從力參而得悟者。

優曇和尚令提念佛的是誰？汝今不必用此等法，只平常念去，但念念不忘，忽然觸境遇緣，打著轉身一句，始知寂光淨土不離此處，阿彌陀佛不越自心。

評曰：但時中憤然要明此事，此句甚妙，該攝看話頭之法曲盡。

天奇和尚示衆

汝等從今發決定心，晝三夜三，舉定本參，看他是箇甚麼道理，務要討箇分曉。日久歲深，不煉昏沈，昏沈自退，不除散亂，散亂自絕，純一無雜，心念不生，忽然會得，如夢而醒，覆看從前，俱是虛幻，當體本來現成，萬象森羅，全機獨露。於這大明國裏，也不枉為人，向此法門，也不枉為僧，卻來隨緣度日，豈不暢哉！豈不快哉！

終日念佛，不知全是佛念。如不知，須看箇念佛的是誰？眼就看定，心就舉定，務要討箇下落。

評曰：毒峰、天奇，皆教參究念佛，空谷何故謂不必用此等法？蓋是隨機

不同，任便無礙。

古音琴禪師示衆

坐中所見善惡，皆繇坐時不起觀察，不正思惟，但只瞑目靜坐，心不精采，意順境流，半夢半醒，或貪著靜境為樂，致見種種境界。夫正因做工夫者，當睡便睡、一覺一醒，便起抖擻精神，挪抄眼目，齧住牙根，捏緊拳頭，直看話頭落在何處？切莫隨昏隨沈！絲毫外境不可采著。

行住坐臥之中，一句彌陀莫斷。須信因深果深，直教不念自念。若能念念不空，管取念成一片。當念認得念人，彌陀與我同現。

異巖登禪師釋疑集

問，學人參求知識，或令提箇話頭，或令疑箇話頭，同耶別耶？答，纔舉話頭，當下便疑，豈有二理？一念提起，疑情即現。覆去翻來精研推究，功深力極，自得了悟。

評曰：釋疑集中，此一段文，最爲精當。今人頗有滯此二端而不決者，蓋未曾實做工夫故也。

月心和尚示衆

憤起新鮮志氣，舉箇話頭，要於結末字上，疑情永長，沈沈痛切，或杜口默參，或出聲追審，如失重物，務要親逢親得，日用中一切時一處，更無二念。

諸祖苦功節略第二

獨坐靜室

道安大師，獨坐靜室十有二年，殫精構思，乃得神悟。

評曰：此老竭精思，乃得神悟，不是一味靜坐便了。

懸崖坐樹

靜琳禪師，棄講習禪，昏睡惑心，有懸崖，下望千仞，旁出一樹，以草藉之，跌坐其上，一心繫念，動經宵日，怖死既重，專精不二，後遂超悟。

草食木棲

通達禪師，入太白山，不齋糧粒，饑則食草，息則依樹，端坐思玄，五年不息，因以木打塊，塊破，廓然大悟。

評曰：饒汝草食樹棲，若不思玄，漫爾多載，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

衣不解帶

金光照禪師，十三出家，十九入洪陽山，依迦葉和尚，服勤三載，衣不解帶，寢不沾席，又在姑射山，亦如是，豁然啓悟。

引錐自刺

慈明、谷泉、瑯琊三人，結伴參汾陽，時河東苦寒，眾人憚之，慈明志在於道，曉夕不忘，夜坐欲睡，引錐自刺，後嗣汾陽，道風大振，號西河師子。

暗室不忽

宏智禪師，初侍丹霞溇，因與僧徵詰公案，不覺大笑。溇責曰，汝笑這一聲，失了多少好事，不見道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智再拜伏膺，後雖在闇室，未嘗敢忽。

評曰：論道而笑，古人尚呵，今世諦談諧，捧腹無厭，丹霞見之，又當何如？

晚必涕泣

伊庵權禪師，用功甚銳，至晚必流涕曰，今日又只恁麼空過，未知來日工夫如何，師在眾，不與人交一言。

三事力行

晦堂心禪師，自言初入道，自恃甚易，逮見黃龍先師，退思日用，與理矛盾極多，遂力行之三年，祈寒溽暑，確志不移，方得事事如理。而今效唾掉臂，也是祖師西來意。

圓枕警睡

詰侍者，睡以圓木為枕，小睡則枕轉，覺而復起，率以為常。或謂用心太過，答云，我於般若緣分素薄，若不如此，恐為妄習所牽。

被雨不覺

全菴主，為道猛烈，無食息暇，一日倚欄看狗子話，雨來不覺，衣溼方知。

誓不展被

佛燈珣禪師，依佛鑒，隨眾咨請，邈無所入。歎曰：「此生若不徹證，誓不展被。」於是四十九日，只靠露柱立地，如喪考妣，乃得大悟。

擲書不顧

鐵面昂禪師行腳時，離鄉未久，聞受業一夕遺火，悉為煨燼，得書，擲之地曰：「徒亂人意耳。」

堅誓省發

靈源清禪師，初參黃龍心，隨眾問答，茫然不知端倪，夜誓佛前曰，當盡形壽以法為檀，願早開解。後閱玄沙語，倦而倚壁，起經行，步促遺履，俯就之，忽大悟。

無時異緣

圓悟勤禪師，再參東山演，為侍者，窮參力究。自云山僧在眾，無一時異

緣，十年方得打徹。

評曰：十年之間，無一時異緣，試問今一日間，異緣多少？何時得打徹去也？

造次不忘

牧菴忠禪師，初習台教，後志禪宗，謁龍門眼，造次之頃，不忘提撕。適縱步水磨，見額云，法輪常轉，忽大悟。

忘抵河津

慶壽享禪師，參鄭州普照寶公，朝夕精勤。一日以事往睢陽，過趙渡，疑情不散，忘其抵津，同行覺之曰，此河津也。豁然，悲喜交集，以白寶公，公曰，此僵臥漢，未在。因教看日面佛語，一日雲堂靜坐，聞板聲大悟。

寢食兩忘

松源岳禪師，初以居士參應菴華，不契，愈自奮勵。見密菴傑，隨問隨答，密歎曰，黃楊木禪耳。奮勵彌切，至忘寢食，會密入室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從傍大悟。

口體俱忘

高峰妙禪師，在眾脅不沾席，口體俱忘。或時如廁，中單而出，或時發函，不肩而去，後徑山歸堂，大悟。

諸緣盡廢

傑峰愚禪師，初參古厓石門，佩受法語，晝夜兀坐，不契。後參止巖，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愈疑，乃諸緣盡廢，寢食俱不覺知，如氣絕者。一夕坐至夜分，聞隣僧咏證道歌云：「不除妄想不求真」，豁然如釋重負。有「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迸出日輪紅」之句。

杜門力參

移刺楚材丞相，參萬松老人，屏斥家務，杜絕人跡，雖祈寒溽暑，無日不參，焚膏繼晷，廢寢忘餐者幾三年，乃獲印證。

評曰：如是用心，如是證道，是之謂在家菩薩也。喫得肉已飽，來尋僧說禪，獨何爲哉！

以頭觸柱

中峰本禪師，侍高峰死關，晝夜精勤，困則以頭觸柱。一日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處，恍然開解。自謂所證未極，彌益勤苦，咨決無怠，及觀流水，乃大悟。

評曰：自謂所證未極，故終至極處。今之以途路爲到家者眾矣，嗟夫！

關中刻苦

毒峰善禪師，在涓溪進關，不設臥榻，惟置一凳，以悟為則。一夕昏睡，不覺夜半，乃去凳，晝夜行立。又倚壁睡去，誓不傍壁，遼空而行，身力疲勞，睡魔愈重，號泣佛前，百計逼拶，遂得工夫日進。聞鐘聲，忽不自繇，偈云，沈沈寂寂絕施為，觸著無端吼似雷，動地一聲消息盡，髑髏粉碎夢初回。

脅不至席

壁峰金禪師，參晉雲海，示以萬法公案，疑之三年。偶摘蔬次，忽凝然久之，海問子定耶？對曰：定動不關。海問：定動不關，是甚麼人？金以筐示之，海不肯，金撲筐於地，亦不肯。爾後工夫益切，脅不至席，一坐七日，一日聞伐木聲，大悟。

獨守鈍工

西蜀無際禪師，初做工夫，四指大書帖亦不看，只是拍盲做鈍工夫，乃得

大徹大悟。

評曰：此意極是，但不明教理者，未宜效嚙。

後集 一門

諸經引證節略

大般若經

空中聲告常啼菩薩言，汝東行求般若，莫辭疲倦，莫念睡眠，莫思飲食，莫想晝夜，莫怖寒熱，於內外法，心莫散亂，行時不得左右顧視，勿觀前後上下四維等。

華嚴經

勤首菩薩偈云，如鑽燧取火，未出而數息，火勢隨至滅，解怠者亦然。釋曰，當以智慧鑽注一境，以方便繩善巧迴轉，心智無住，四儀無間，則聖道可生。瞥爾起心，暫時忘照，皆名息也。

大集月藏經

若能精勤，繫念不散，則休息煩惱，不久得成無上菩提。

十六觀經

佛告韋提希，應當專心繫念一處。

出曜經

智者以慧鍊心，尋究諸垢，猶如鑛鐵，數入百鍊，則成精金；猶如大海，日夜沸動，則成大寶；人亦如是，晝夜役心不止，便獲果證。

評曰：今人但知息心而入禪那，寧知役心而獲果證！

大灌頂經

禪思比丘，無他想念，惟守一法，然後見心。

遺教經

夫心者，制之一處，無事不辦。

評曰：守一法，制一處，幸有此等語言在。

楞嚴經

又以此心內外精研。

又以此心研究精極。

彌陀經

執持名號，一心不亂。

評曰：只此一心不亂四字，參禪之事畢矣，人多於此忽之。

楞伽經

若欲了知能取所取，分別境界，皆是心之所現者，當離憤鬧、昏滯、睡眠，初中後夜，勤加修習。

金剛般若經

薩陀波崙菩薩，七歲經行住立，不坐不臥。

寶積經

佛告舍利弗，彼二菩薩行精進時，於千歲中，未曾一彈指頃被睡眠之所逼惱。於千歲中，未曾起念稱量飲食鹹淡美惡。於千歲中，每乞食時，未曾觀授食人為男為女。於千歲中，居止樹下，未曾仰面觀於樹相。於千歲中，未曾緣念親里眷屬。於千歲中，未曾起念我欲剃頭。於千歲中，未曾起念從熱取涼從寒取溫。於千歲中，未曾論說世間無益之語。

評曰：此是大菩薩境界，雖非凡夫所及，然不可不知。

大集經

法悟比丘，二萬年中，常修念佛，無有睡眠，不生貪瞋等，不念親屬衣食資身之具。

念佛三昧經

舍利弗二十年中，常勤修習毗婆舍那，行住坐臥，正念觀察，曾無動亂。

自在王菩薩經

金剛齊比丘修習正法，諸魔隱身伺之，千歲伺之，不見一念心散可得惱亂。

如來智印經

輪王慧起捨國出家，三千歲繫念，亦不倚臥。

中阿含經

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毗羅，共住林中。後先乞食，各歸坐禪，至於晡時，先從坐起者，或汲瓶水，能勝獨舉，如不能勝，則便以手招一比丘，兩人共舉，各不相語。五日一集，或兩說法，或聖嘿然。

評曰：此萬世結伴修行之良法也。

雜譬喻經

波羅奈國一人出家，自誓不得應真，終不臥息，晝夜經行，三年得道。又羅閱祇國一沙門，布草為褥，坐其上，自誓云，不得道終不起，但欲睡眠，以

錐刺髀，一年之中，得應真道。

雜阿含經

如是比较精勤方便，肌膚瘦損，筋連骨立，不捨善法。乃至未得所應得者，不捨精進，常攝其心，不放棄住。

評曰：所應得，須知應得者何事？據此經，則應得盡諸漏，證三明六通，成聲聞果。若今所期，則應得圓悟心宗，證一切種智，成無上佛果。

阿含經

乃至成就三明，滅除暗冥，得大智明，皆繇精勤修習，樂靜獨居，專念不休之所致也。

評曰：專念不休，久之則一心不亂。

法集要頌經

若人百歲中，懈怠劣精進；不如一日中，勇猛行精進。

評曰：知此義，則張善和輩臨終十念往生，可了然無疑矣。

無量壽經

至心精進，求道不止，會當剋果，何願不遂。

一向出生菩薩經

阿彌陀佛昔為太子，聞此微妙法門，奉持精進，七千歲中，脅不至席，意不傾動。

寶積正法經

樂求大乘，其心勇猛，雖捨身命，無所顧惜，修菩薩行，勤加精進，無少懈怠。

六度集經

精進度無極者，精存道奧，進之無怠，臥坐住步，喘息不替。心心相續，不自放逸。

修行道地經

佛言，自見宿命，從無量劫，往返生死，其骨過須彌山，其髓塗地，可遍大千世界，其血多於古今天下普雨，但欲免斯生死之患，晝夜精進，求於無為。

評曰：曰求道，曰聞此微妙法門，曰樂求大乘，曰精存道奧，曰求於無為，如是精進，名正精進。不然，縱勞形苦志，累歲經劫，或淪外道，或墮偏乘，終無益也。

菩薩本行經

直至成佛，皆由精進。

彌勒所問經

佛語阿難，彌勒發意，先我之前四十二劫，我於其後，乃發道意，以大精進，超越九劫，得於無上正真之道。

評曰：釋迦以後進，而頓踰四十二劫之先輩，勤惰爲之也。經言，貪著於名利，多遊族姓家，彌勒之所以先學而後成者坐此。則釋迦之棄名利，入山林，不親近國王大臣可知矣。識之哉！

文殊般若經

一行三昧者，應處空閒，捨諸亂意，繫心實理，想念一佛，念念相續而不懈怠。於一念中，即能見十方諸佛，獲大辯才也。

般舟三昧經

九十日中，不坐不臥，假使筋斷骨枯，三昧不成，終不休息。

評曰：以上二條，俱指念佛，而兼諸法門。修淨業者，不可不知。

四十二章經

夫為道者，譬如一人與萬人戰，挂鎧出門，意或怯弱，或半路而退，或格鬥而死，或得勝而還。沙門學道，應當堅持其心，精進勇銳，不畏前境，破滅眾魔，而得道果。

評曰：半路退者，自畫而不進者也。格鬥死者，稍進而無功者也。得勝還者，破惑而成道者也。得勝之繇，全在堅持其心，精進勇銳。學人但當一志直前，毋慮退，毋畏死，前不云乎，吾保此人必得道矣。法華云，吾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佛既爾保，何慮何畏。

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

常念大乘，心不忘失，勤修精進，如救頭然。

評曰：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今叢林早暮持誦，然誦其文不思其義，明其義不履其事，亦何益也！

寶雲經

以心繫心，以心住心，心專一故，次第無間，得定心故，心常寂靜。

正法念處經

精勤修行則得見諦。是故應當曠野寂靜，一心正念，離於一切多語言說，一切親舊知識來去相見。

阿毗曇集異門足

假使我身血肉枯竭，唯皮筋骨連拄而存，若本所求勝法未獲，終不止息。為精進故，應深受寒熱饑渴蛇蝎蚊蝱風雨等觸，又應忍受他人所發，能生身中猛利辛楚，奪命苦受毀辱語言。

評曰：本所求勝法未獲，終不止息，即宗門所謂本參話頭不破，誓不休歇之意也。

瑜伽師地論

六度初三是戒學攝，靜慮是心學攝，般若若慧學攝，唯精進遍於一切。

大乘莊嚴經論

至心學道，發大勇猛，決趨菩提。

阿毗達磨論

菩薩於底沙佛時，合十指掌，翹於一足，以一伽陀，七日七夜歎佛功德，便超九劫。

評曰：觀此則法集所稱，一日精進，勝百年懈怠，信哉言乎。

西域記

脅尊者，八十出家，少年誚曰，夫出家之業，一則習禪，二則誦經，而今衰老何所進取？尊者聞而誓曰，我若不通三藏經，不斷三界欲，得六神通，具

八解脫，終不以脅至席。乃晝則研習教理，夜則靜慮凝神，三年悉證所誓。時人敬仰，號脅尊者。

評曰：矍鑠是翁，足爲懈怠比丘激勸。當知今人豈但八十，縱饒直抵期頤，尚須努力修進。

南海寄歸

善遇法師念佛，四儀無間，寸陰非空，計小荳粒，可盈兩載。

法苑珠林

陳棲霞寺沙門惠布，居寺舍利塔西，經行坐禪，誓不坐臥，徒眾八十，咸不出院。

觀心疏

夫欲建小事，心不決志，尚不能成，況欲排五住之重關，度生死之大海，而不勤勞，妙道何繇可具。

永嘉集

勤求至道，不顧形命。

晝夜行般若，生生勤精進，常如救頭然。

漁山警策

研窮法理，以悟為則。

評曰：則，準也，以悟為準的也。即宗門謂參禪到甚麼處是歇工處，今言大悟乃已，不悟不已也。

淨土懺願儀

若坐若行，皆勿散亂。不得彈指頃念世五欲，及接對外人語論戲笑，亦不得託事延緩，放逸睡眠，當於瞬息俯仰，繫念不斷。

法界次第

倍策精進，勤求不息，是名精進根。

心賦

堅求至道，曉夕忘疲。不向外求，虛襟澄慮。密室靜坐，端拱寧神。

評曰：靜業弟子，莫見不向外求密室靜坐之說，便謂不必念佛，須知念字從心，佛即自己。以自心念自己，烏得爲外求也。況念之不已，則成三昧，靜密孰加焉。

緇門崇行錄序

僧問：「沙門奚事？」曰：「事道。」「事道孰為本？」曰：「德行為本。」
僧云：「甚矣！子之固也。利以慧入，鈍以福修；沙門者，取慧焉，足矣，德行奚為？」

予曰：「先民有言，德行本也。又云士之致遠者先器識，況無上菩提之妙道，而可以受非其器乎哉？師子之乳，匪琉璃瓶貯之則裂。舉萬鈞之鼎，而荷以一葉之舟，不顛趾而溺者幾希矣！今沙門稍才敏，則攻訓詁，業鉛槧。如儒生，又上之，則殘撫古德之機緣，而逐聲響，捕影跡，為明眼者笑。聽其言也，超佛祖之先；稽其行也，落凡庸之後。蓋末法之弊極矣！予為此懼，集古善行，錄其要者，以十門羅之。何者？離俗染之謂僧，故清素居其首。清而不嚴，狂士之清也，攝身口意，是諸佛教，故受之以嚴正。嚴正繇師訓而成，師者，人之模範也，故受之以尊師。親生而後師教，遺其親，是忘本也！戒雖萬行，以孝為宗，故受之以孝親。忠孝無二理，知有親，不知有君，私也。一人有慶，而我得優遊於林泉，君恩莫大焉！故受之以忠君。忠盡於上交，而惠乏於下及，

則兼濟之道虧，故受之以慈物。慈近於愛；愛生著，出世之礙也，故受之以高尚。高尚非潔身長往而捨眾生也，欲其積厚而流光，故受之以遲重。遲重而端居，無為不可也，故受之以艱苦。勞而無功，則苦難而退，因果不虛，故受之以感應終焉。十行修而德備，則任法之器也。地良矣，而後佳種投；心醇矣，而後至言入。無上菩提庶可希冀。不然，一鄙夫耳！人道未全，焉知佛道？即使利根多慧，而慧彌多，障彌重，將安用之？」

僧云：「吾法一塵不立，十行何施？」予曰：「五蘊紛紜，四大叢沓，何謂無塵？」僧云：「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予與一掌曰：「學語之流，如麻似粟。未在，更道！」僧無對，艱然而起。予笑曰：「蔽面塵埃，子何不拭？」

慎之哉！毋升高不自卑，無妄談般若，自取殃咎，無醉於虛名。修其德，殫其精誠，以致力於道，力極而心通，然後知不撥萬行，不受一塵，終日不空，終日不有，夫是之謂真慧。願吾子究心焉！予未聞道，兼薄於德，今為此書，惟務救時弊而酬佛恩耳。明達之士，苟不因人棄言，幸展轉以告夫禪者！

萬曆十二年仲冬日杭沙門株宏識

緇門崇行錄

明古杭雲棲寺沙門祿宏輯

◎清素之行第一

不作齋會

劉宋，僧旻，七歲出家，以經義宗海內，號旻法師。修繕寺宇，造設經像，放生布施，未嘗倦廢。或問：「和尚所修功德多矣！不聞建大齋會，恐福事未圓。」旻曰：「大齋難得盡理，且米菜鹽醋，樵水湯炭，踐踏洗炙，傷害微蟲，故不為也。如復求寄王宮、官府有勢之家，彌難盡意，不如已之。」

贊曰：今人作一福事，必起齋會，名曰圓滿；乃至掩關僧半期以後，即於關中營營焉，晝夜經畫，預辦齋會，無復正念。嗟乎！旻師之言，真萬世龜鑑也！

受施隨散

梁，慧開，吳郡海鹽人。歷聽藏、旻二師經論，講演名世。豫章守謝譔迎請說經，厚加贖遺，還未達都，分散已盡。晉安守劉業餉錢一萬，即贍寒餒，曾不終日。情性疏率，不事形儀；衣服塵滓，未嘗舉意浣濯。

贊曰：講法而不受贖遺，是之謂法施。噫！安得人人法施如開公乎？

蟲鳴塵積

梁，道超，從靈基寺旻法師學，獨處一房，屏絕賓侶，塵埃滿屋，蟋蟀鳴壁。中書郎張率謂曰：「蟲聲聒耳，塵多埋膝，安能對此而無忤耶？」答曰：「時聞此聲，足代簫管；塵隨風來，我未暇掃，致忤名賓，為愧多矣！」率大歎服。

左溪遁跡

唐，玄朗，傅大士六世孫也。常行頭陀，依巖傍澗，號左溪尊者。宴居一室，自以為法界之寬。一鬱多羅，四十餘年；一尼師壇，終身不易。非尋經典，

不輕燃一燭；非覲聖容，不妄行一步。洗鉢則群猿爭捧，誦經則眾鳥交翔。刺史王正容屢請入城；師不欲往，竟辭以疾。

贊曰：今人讀永嘉答書，藐視朗師等之僻見，不知永嘉特一時遣著之語。而左溪遺範，正學者今日事也。明眼者審之。

遺錢不顧

隋，富上，依益州淨德寺止宿，繫大笠道傍，坐其下讀經。人往來，不喚令施；有施者，亦不咒願。以路靜故，多載無所獲。人謂曰：「城西北人稠施多，奚為在此？」答曰：「一錢兩錢，足支身命，復用多為？」陵州刺史趙仲舒者，三代酷吏也，甚無信敬，聞故往試；騎馬過之，佯墮貫錢。富讀經自若，目未曾睹。去遠，舒令人取錢，富亦不顧。舒乃問曰：「爾終日所得一錢，貫錢在地，見人持去，何不止之？」曰：「非貧道物，何為妄認？」舒下馬禮謝；歎服而去。

不畜衣糧

唐，通慧，三十出家，入太白山不齋糧；取給草菓，渴則飲水，息則依樹，坐起禪思。經於五年，因以木打塊，塊破形銷，廓然大悟。晚年一裙一被，所著麻鞋至二十載，布衲重縫，冬夏不易焉。

驟施不憶

唐，靜琳，京兆華原人，道風既播，驟錫日至，並委諸侍人，口不重問；後欲作福，方恨無財。侍人出之，琳曰：「都不憶有此也。」平生衣破，以紙補之。

門不掩閉

唐，智則，雍州長安人。性落魄不羈，恒被破衲，裙垂膝上。房僅單床。瓦鉢木匙外無餘物。居一室，門不掩閉，眾號為狂；則歎曰：「道他狂者，不知自狂耳！出家離俗而為衣食故，行住遮障，鎖門緘筭，費時亂業，種種聚斂，

役役不安，此而非狂，更無狂者！」

人疑僕從

唐，承遠，始學於成都，後住衡山西南巖。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茹草木而已。有慕而造者，值於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樵，以為僕從而忽之，不知其為遠也。代宗聞其名，賜所居號「般舟道場」，世稱蓮社三祖云。

贊曰：茆茨構而堯堂疑於村舍，衣服惡而禹跡疑於野人，況釋子以鉢衲支身者耶？今時有侈服飾、置臧獲，惟恐人之不知，而揚揚過閭里者，亦可以少愧！

荷衣松食

唐，大梅常禪師，得馬大師即心即佛之旨；隱深山中，人無知者。鹽官以書招之，辭不赴，附以偈云：「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

鹿鳥為侶

後周，行因，隱居廬山佛手巖。每夜闌，一鹿一雉棲遲石屋之側，馴狎如伴侶，殊無疑怖。因平生不畜弟子，有鄰庵僧為之給侍。一日謂曰：「捲上簾，吾欲去！」簾方就鉤，因下床行數步，屹然立化。

贊曰：多欲之人，死且彌切，甚而分香賣履，眷眷不能放下。不獨世諦中人，釋子亦有之。因一生清氣逼人，脫化如遊戲，不亦宜乎？

少欲知足

宋，宏覺禪師，誠徒眾云：「汝既出家，如囚免獄，少欲知足，莫貪世榮；忍饑忍渴，志存無為，得在佛法中，十生九死亦莫拋棄。」

誨眾清約

宋，慈受深禪師，小參示眾云：「忘名利，甘淡薄，世間心輕微，道念自然濃厚。區擔山和尚，一生拾橡栗為食；永嘉大師，不喫鋤頭下菜；高僧惠休，

三十年著一緇鞋，遇軟地則赤腳。汝今種種受用，未饑而食，未寒而衣，未垢而浴，未睡而眠；道眼未明，心漏未盡，如何消得？」

衲衣一食

宋，慧熙，居惟一室，不畜侍人。日惟一食，不受人施。房地惟一蹤，餘並莓苔。所坐之榻，惟於中心，兩頭塵合，如久曠者。衣服敝惡，僅免風寒；冬服破衲，夏則懸置梁上。有聞其名者，就房參謁，迎逆接候，累日方得見焉。

獨守死關

元，高峰妙禪師，在龍鬚九年，縛柴為龕，冬夏一衲，後造天目西巖石洞，營小室如船，榜曰：「死關」。上溜下淖，風雨飄搖。絕給侍，屏服用，不澡身，不薙髮，截髷為鐙，併日一食，宴如也。洞非梯莫登，去梯斷緣，雖弟子罕得瞻視。

贊曰：天懸九霄，壁立萬仞，前有熙公，後有此老，真迥絕塵氛矣！曩余

登天目，入張公洞，俯臨千丈巖，訪死關之遺，睹師威容，恍乎在目。自悲生晚，不獲親炙，因涕淚久之！

總論

比丘，華言乞土也；清淨自活，名曰乞士。而多求，而多畜，而多事，不亦實叛其名乎？旻師而下諸公，千載至今，流風未泯也！聞其風而不興起，尚得為比丘乎哉！

◎嚴正之行第二

禁拒女尼

隋，靈裕，定州人。安眾兩堂，簡已未具，言行濫者斥之。女尼，誓不授戒；弘法時，方聽入寺，仍後進先出，己房不令登踐。沙彌受具，必餘師證，至時乃臨壇耳。終身布衲，裙垂踝上四指；衫袖僅與肘齊；見衣服過度者，當眾割之。

幼絕戲掉

唐，玄奘法師，姓陳氏，漢太丘公之後也。隨兄素出家，年十一，誦維摩、法華；卓然梗正，不偶時流；睹諸沙彌，劇談掉戲，謂曰：「經不云乎？夫出家者，為無為法，豈復更為兒戲？可謂徒喪百年。」識者知師德器不凡矣！

贊曰：童年而盛德，非天賦之獨隆，蓋宿習之不忘也。知乎此，則可以辨

來生於今日矣！

嚴訓侍者

唐，智正，定州安喜人。開皇十年，奉敕住勝光仁壽，復入終南至相寺，與淵法師為侶，二十八年不涉世諦。弟子智現者，伏承法教。正凡有著作，端坐思惟，現執紙筆立侍，隨出隨書。累載，初不賜坐。一日足疼心悶，不覺仆地。正呵責曰：「昔人翹足七日，汝今纔立，顛墜，心輕故也。」其嚴如此。

贊曰：仆地而猶加呵責，不已甚乎？噫！古人忘軀為法，少室齊腰、程門三尺，未足為過也；今坐而論道，尚有厭倦者。師嚴道尊，敝也久矣！悲夫！

破壞酒器

唐，玄鑒，澤州高平人。性敦直，見非法，必面陳呵毀，不避強禦。數有繕造工匠繁多，或送酒者，輒止之曰：「吾所造必令如法，寧使罷工，無容飲酒。」時清化寺修營佛殿，州豪族孫義，致酒兩輿，鑒即破酒器，流溢地上。義大怒，

明將加惱，夜夢人以刀擬之。既悟，躬詣懺悔。

贊曰：今時之餉工役，非惟用酒，兼復餵腥；至於豎棟安樑，賽神宴客，且復赤丁垣之刃矣。天堂未就，地獄先成，豈虛言哉？司營繕者，當痛以爲戒。

不面女人

唐，道琳，同州郃陽人，年三十五出家，入太白山深巖隱居。敕令住大興國寺；頃之，逃於梁山之陽。從生至終，儉約為務。以女人生染之本，一生不親面，不為說法，不從受食，不令入房。臨終之際，有來問疾者，隔障潛知，遙止之，不令面對焉。

贊曰：律中亦許為女人說法，但不得見齒，不得多語；而此老絕不說法，似矯枉過正。然末法澆漓，不憂其不為女人說法也，惟憂其說法而成染耳。如此老者，良足為後進程式。

力衛殿堂

唐，惠主，始州永歸縣人。專精律學，居青林寺。時陵陽公臨益州，素少信心，將百餘馱入寺，就佛殿講堂，僧房安置，無敢違者。主從莊還，見斯穢雜，即入房取錫杖三衣而出，歎曰：「死活今日矣！」舉杖向驢騾，一時倒仆如死，主手擎擲之坑中。縣官大驚，執主申狀。陵陽喜曰：「蒙律師破我慳貪，深為大利。」送沈香十斤，綾紬十段。後還京，從受菩薩戒焉。

擯黜豪尼

唐，慧滿，雍州人。七歲出家，後奉敕住弘濟寺。時證果寺尼出入宮禁，取僧寺為菴，滿集眾擯黜；尼訴於東宮，遣詹事杜正倫等解其擯事。滿執法不從，眾懼禍及，遂強解焉。滿歎息不悅者累日，尼後詣滿謝過，滿終不顧。

不受仙書

唐，法常，襄陽人。性剛敏，衲衣囊鉢。畢志卯齋。貞元中，自天台之梅

山，梅山者，梅福舊隱也；常寄居之，夢神人告曰：「君非凡流，此石庫中有聖書，受之者，為下界主；不然，為帝王師。」常曰：「此非吾好，昔僧稠不顧仙經，其卷自亡，吾惟以涅槃為樂耳。」神人歎服。

闔門拒子

唐，從諫，南陽人。壯歲出家，頓了玄理，會昌沙汰，潛居皇甫氏別業。大中初復教，因還洛邑舊居。其子自廣陵來覲，與諫遇於院門，不復能識，乃問曰：「從諫大德安在？」諫指之東。子既去，闔門不出。其割愛如此。

抗章不屈

唐，智實，居洛下時，太宗幸洛，詔道士位列僧前。京邑沙門陳諫，有司不納。實隨駕表奏，極論其失。帝令宰相岑文本諭旨遣之，實固執不奉詔。帝震怒，杖實朝堂，民其衣，流之嶺表。有譏其不量進退者，實曰：「吾固知勢不可為，所以爭者，欲後世知大唐有僧耳。」聞者歎服。

防心離過

宋，汴京，善本禪師，姓董氏，漢仲舒之裔也，博極群書，依圓照本禪師剃落。哲宗朝，住法雲，賜號大通。平居作止，直視不瞬，臨眾三十年，未嘗輕發一笑。凡所住，見佛菩薩立像，終不敢坐；蔬果以魚肉為名，則不食，其防心離過類如此。徽宗大觀三年十二月甲子，忽謂左右曰：「止有三日」。已而示寂。世稱大本小本云。

贊曰：防心如是，古之所謂聖賢，今之所謂迂僻也。哀哉！

終夜拱手

宋，圓通訥禪師，常入定。初，又手自如；中夜，漸昇至膺，侍者每視候雞鳴云。

不談世事

宋，光孝安禪師，住清泰寺。定中見二僧倚檻相語，初有天神擁衛傾聽，

久之散去；俄而惡鬼唾罵，仍掃腳跡。詢其故，乃二僧初論佛法，次敘間闊，未談資養。安自是終身未嘗言及世事。

贊曰：古人爲生死行腳，纔逢師友，惟汲汲商略是事，何暇他論？今人終日雜話，求如二僧，亦不可復得；鬼神在側，又當何如？噫，可懼也已！

總論

或謂六和名僧，又僧行忍辱，宜無取於嚴。不知吾所謂嚴，非嚴厲之嚴，蓋嚴正之嚴也。以嚴正攝心，則心地端；以嚴正持法，則法門立。若夫現奇特以要譽，逞兇暴以示威，與今之嚴正實霄壤焉，衲子不可不辨！

◎尊師之行第三

力沒田舍

晉，道安法師，十二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為師所重，驅役田舍；至於三年，執勤就勞，曾無怨色。數歲之後，方啟師求經。師與辯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齋經入田，因息就覽，暮歸更求餘經；師曰：「昨經未讀，乃復求耶？」答曰：「即已成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更與成具光明經一卷，將一萬言，齋之如初，暮復還經。師令誦之，不差一字，方大驚歎。

贊曰：安，清廟之主璋也，置之耒耜而服勤不怨。今弟子纔負寸長，禮貌衰則去矣！況田役耶？況久於田役耶？吾於是三歎。

受杖自責

晉，法遇，事道安為師，後止江陵長沙寺，講說眾經，受業者四百餘人。

時一僧飲酒，遇罰而不遣。安遙聞之，以竹筒貯一荆杖，封緘寄遇。遇開緘見杖，即曰：「此繇飲酒僧耳！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遂鳴椎集眾，以筒置前，燒香致敬；伏地，命維那行杖三下，垂淚自責。境內道俗無不歎息，因之勵業者甚眾。

贊曰：噫！使今人發安老之緘，其不碎筒折杖而諄語者寡矣，聖師賢弟子，千載而下，吾猶爲二公多之。

爲師禮懺

晉，法曠，下邳人。早失二親，事繼母以孝聞。後出家，師沙門曇印。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祈誠禮懺；至第七日，忽見五色光明照印房戶；印如覺有人以手振之，所苦遂癒。

立雪過膝

魏，神光，學解冠世。達磨大師自西域至，往師之。磨未嘗與語。一夕大

雪，光立庭砌；及曉，雪過其膝，磨顧曰：「久立雪中，欲求何事？」光泣曰：「惟願和尚開甘露門，廣度群品。」磨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尚不能至，汝今以輕心淺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光聞誨勵，以刃斷臂，置于磨前。磨曰：「諸佛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求亦可在。」光曰：「我心未安，乞師安心。」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光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與汝安心竟。」遂傳法，為二祖。

贊曰：二祖得法，良繇精誠已極，機緣已熟，乃爾。針芥相投，非取必斷臂也。癡人效嚙，將致力刀砧矣。噫！傳法而必斷臂，則諸祖無完膚；成佛而必燃身，則列聖無噍類。斷煩惱臂，燃無明身，願禪者勉之！

離師自責

唐，清江，幼悟幻泡，禮曇一律師為親教師。諷誦經法，觸目而通。識者曰：「此緇門千里駒也。」嘗與師稍忤，捨而遊方，遍歷法筵。自責曰：「天下

行半，如我本師者鮮矣！」乃還師所。當僧集時，負荆唱言：「某甲再投和尚，惟願攝受。」時一公詬罵，江雨淚懺謝曰：「前念無知，後心有悟，望和尚大慈，施與歡喜。」求哀再四，一公憫之，遂為師資如初。一公歿，謁忠國師，密傳心要焉。

贊曰：舍聖賢而知非，當詬罵而不退，可謂明且誠矣！終傳心印，不有繇乎！彼淺信之流，小嫌則長往不返，微呵則銜恨不忘，空遇明師，竟有何益？如逢帝王，不獲一官。惜哉！

迎居正寢

唐，石霜，慶諸禪師，得法於道吾。後隱瀏陽洞山，有瀏陽古佛之語；學者多依之。道吾將化，棄其眾從諸。諸迎居正寢，行必掖，坐必侍，備極敬養之禮。

歷年執侍

唐，招賢通禪師，少為六宮大使，因詣烏窠求出家，窠不納，堅求，乃為剃落。執侍左右，勤劬不替，經一十六年，不蒙開示；欲辭去，窠問何之？曰：「諸方學佛法去。」窠云：「佛法此間亦有少許。」遂拈起布毛，忽大悟；號布毛侍者云。

贊曰：人見侍者於布毛下悟去，不知一十六年織絰之力也。匪多載辛勤，焉有今日事？遇明師者，幸毋以躁心乘之。

謹守遺命

宋，懷志，金華人。幼業講，因一禪者激發，棄講參方。晚至洞山，得法於真淨文禪師。久之辭去，真淨囑曰：「子禪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志拜受命。至袁州，州人請住持揚岐，掣肘而去。遊湘上，潭牧請住上封北禪，皆不受。菴於衡嶽二十餘年，有偈曰：「萬機休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

作枕，幾生夢在綠蘿菴。」晚投龍安，龍安處之最樂堂，遂終老焉。

贊曰：顯達人之所欲，遵遺命而力拒諸請，可不謂難乎？今人嗜名利、棄禮義，不請而往者紛如矣！尚何憶乎師命？

遵訓終隱

宋，清素，得法於慈明。在處隱眾中，兜率悅公時在眾，因夜話，詢知為慈明侍者，大驚。明日具威儀參叩，往復開發，遂得大悟。仍戒悅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為人；憐子之誠，忘先師之戒，子以後切勿嗣吾也。」終身陸沈，人無知者。

兵難不離

元，印簡，山西寧遠人。八歲禮中觀沼公為師，十八，元兵下寧遠，四眾逃難，簡侍中觀如故。觀曰：「吾迫桑榆，汝方富有春秋，何當玉石俱焚？宜自逃遁。」簡泣曰：「因果無差，死生有命，安可離師苟免乎？」明日城降，元帥

史公天澤問曰：「汝何人？」對曰：「沙門。」「食肉否？」對曰：「何肉？」史曰：「人肉。」對曰：「虎豹尚不相食，況人乎？」史喜而釋之。

總論

古之為弟子者，師歿而信愈堅；今之為弟子者，師存而守已易，所以者何？良繇最初出家，實非欲依止真師，決擇生死，蓋一時偶合而已。是以其心見利則易，逢惡友惑之則易，瞋其師之訓以正也則易；甚而下喬入幽如陳相，罷釋事道如靈素者有之矣！又甚而太陽平侍者之流，未必其無人矣！嗟乎！悲哉！

◎孝親之行第四

蘭盆勝會

佛世，大目犍連事母至孝；母死出家，精進行道，得六神通。見亡母生餓鬼中，持飯往餉；飯化猛火，目連痛哭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力所奈何，必假十方眾僧威神之力。當於七月十五日——佛歡喜日（僧自恣日），為母設盂蘭盆齋，供佛及僧，始克濟拔。」目連如教設齋，其母即以是日脫餓鬼苦，轉更資薦，遂生天上。繇此蘭盆勝會，流通萬世焉。

贊曰：生養死葬，小孝也！生俾底豫，死俾流芳，大孝也；生導其正信，死薦其靈神，大孝之大孝也，目犍連以之。

母必親供

齊，道紀，習成實，造金藏論七卷。於鄴城東郊講演，往則荷擔其母及經

像等。語人曰：「母必親供者，以福與登地菩薩等也。」衣著食飲，大小便利，躬自經理，不煩他人。有助之者，輒拒之曰：「吾母也，非爾母也。形骸之累，並吾身也，有身必苦，何以勞人？」道俗聞者多感化焉。

居喪不食

梁，法雲，陽羨人。七歲出家，為莊嚴寺寶亮弟子，雋朗英秀。於妙音寺開法華、淨名二經，學者海轉。性誠孝，勞於色養；居母憂，毀瘠過禮，累日不食。旻法師謂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跂及，且毀不滅性。尚出儒宗，況佛有至言『欲報生恩，近則時奉顏儀，遠則啓發菩提以導神識。』宜速思遠理，使有成津，何可恣情，同於細近？」雲乃割哀，微進饘粥。

贊曰：曾子之母死，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即雲公之居喪，雖曾子何加焉？語曰：「釋氏棄其親」，豈理也哉？

泣血哀毀

隋，智聚，住蘇州虎丘東山寺。至德三年，丁母憂，泣血悲哀，幾於毀滅。止東山精舍，善說不休，法輪常轉。

荷擔聽學

隋，敬脫，汲郡人。少出家，以孝行清直聞。其聽學也，常施荷擔，母置一頭，經籍楮筆置一頭；若當食時，坐母樹下，入村乞食。

鑿井報父

唐，慧斌，袁州人。父朗在朝，年迫期頤，愛敬無繇；乃於汶水之陰，九遠之會，建義井一區，以報父恩。立碑銘之，有「殷憂暮景，見子無期；百年幾日，對此長悲。」之句。

禮塔救母

唐，子鄰，范氏子，母王氏。不信三寶，鄰逃東都，依廣受寺慶修律師出

家。忽思親歸寧，父失明，母已故三載矣。因詣岳廟，敷坐具，誦法華，誓見岳帝，求母生處。其夜，岳帝召謂曰：「汝母禁獄，見受諸苦。」鄰悲泣請免。帝曰：「可往鄮山禮育王塔，庶可救也。」鄰即詣塔，哀泣禮拜，至於四萬，俄聞有呼鄰聲，望空中見母謝曰：「承汝之力，得生忉利天矣！」倏然不見。

贊曰：目連感佛，教以供僧；子鄰感神，教以禮塔。至孝通神明，詎不信夫？

悟道報父

唐，師備，姓謝氏。父以漁為業，墮水死；備因出家，欲報其父。芒鞋布衲，食纔接氣，與雪峰存禪師為友。峰以其苦行，呼為頭陀。嘗攜囊出嶺，擬欲遍參，忽傷足流血，豁然而悟；遂不出嶺，依峰咨決心要。峰嘗稱曰：「備頭陀再來人也。」後忽夢父來謝云：「荷子出家，了明心地，已得生天，故來報耳。」

割股出家

唐，鑒宗，湖州長城人，姓錢氏。父晟有疾，宗割股肉饋之，給曰：「他畜之肉」；父病因愈，乃求出家。後謁鹽官悟宗禪師，隨眾參請，頓徹心源。咸通中，止天目東峰徑山，號徑山第二祖。

織蒲供母

唐，睦州，陳尊宿，諱道明。初遊方，契旨於黃蘗，住觀音院，常百餘眾。後捨眾入開元寺房，作蒲屨施道路，貨屨養母，人號陳蒲鞋云。

誠感父骨

後周，道丕，長安貴胄里人，唐宗室也。七歲出家，十九值駕幸洛京，長安焚蕩，乃負母入華山，安止巖穴。時穀涌貴，丕自辟穀，惟乞食供母。母問：「食未？」恐傷母意，必曰：「已齋」。母曰：「汝父霍山戰沒，骨暴霜露，能收取歸葬乎？」遂往霍山，拾聚白骨，晝夜誦經，咒之曰：「昔人精誠所感，滴血

認骨。願群骨之中有動轉者，即吾父遺骸也。」一心注想，目不輕捨。數日間，有髑髏從骨聚躍出，搖曳良久；丕躡踊抱持，齋歸見母。是夜，母夢夫歸，明晨骨至，人以為孝感所致。後應制論道，多居元席，朝野歸重。

贊曰：絕粒而餉母饑，誦經而獲父骨，可謂大孝兼乎存歿，而至行超於古今者矣。嗚呼！異哉！

念佛度母

宋，宗蹟，襄陽人。父早喪，母陳氏攜養於舅氏。少習儒業，年二十九，禮長蘆秀禪師出家，參通玄理。迎母於方丈東室，勸母翦髮。甘旨之外，勉進念佛，後無疾而終。製勸孝文行於世，號慈覺禪師。

贊曰：蹟公篤信淨土，不惟自利，而兼利其母，使果得往生，賢於度母生天者多矣！沙門欲報其親，不可不知此。

總論

世人病釋氏無父，而釋氏之孝其親，反過於世人。傳記所載，蓋歷有明徵矣！今猶有嫉僧如蛇蠍者，則僧之罪也，即可痛恨。其罪有三：安享十方之供，而不念其親者，一也；高坐舟車，而俾其親牽輓如工僕者，二也；割愛出家，而別禮他男女以為父母者，三也。願諸世人，毋以此三不才僧而病一切。

◎忠君之行第五

開陳報應

吳，僧會，吳主皓召而問曰：「佛言善惡報應，可得聞乎？」對曰：「明主以孝慈治天下，則赤烏翔，壽星見；以仁慈育萬民，則醴泉冽，嘉禾茁。善既有應，惡亦如之。故為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美求福不回；雖周孔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皓曰：「周孔既明，何用佛教？」對曰：「周孔不欲深言，故略示其概；佛教不止淺言，故備陳其詳。聖人惟恐善之不多，陛下以為嫌，何也？」皓深然之。

勸善弭災

晉，法曠，簡文皇帝詔問起居，并諮以妖星，請曠為力。曠答詔曰：「景公修德，妖星移次。願陛下勤修德政以塞天譴；貧道必當盡誠。」乃與弟子齋懺，俄而星滅。

規諫殺戮

晉，佛圖澄，以石勒好殺，乃詣勒。勒問：「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宜先動以道術；乃取鉢盛水，燒香咒之；須臾，生青蓮花，勒信服。澄因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敝道消，則彗孛見於上。恆象著見，休咎隨行，斯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誠也。」勒甚悅焉，應被誅戮，蒙救濟者甚眾。

贊曰：嘗怪南北朝多高僧，賢聖出興，不於平世而於亂世者，何也？良以運厄時艱，民窮物苦，大悲救濟正在斯時耳。所謂「藥因救病出金瓶」者非耶？

巧論齋戒

宋，求那跋摩，罽賓國王族也。元嘉八年達建業，帝問曰：「寡人欲持齋不殺，而身主國政，不獲從志，奈何？」對曰：「帝王所修與匹夫異，匹夫身賤名劣，應須剋己苦躬；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

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不勞力，則風雨時，寒暑調，百穀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如此不殺，戒亦至矣！寧在輟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為弘濟耶？」帝撫几歎曰：「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泥於近教；如法師所言，真可謂開悟明達，通天人之際矣！」敕有司供給，舉國宗奉。

贊曰：帝王之不信佛法，非獨不信者之過，亦論佛法者未盡其妙也。如求那者，義正而語圓，辭善巧而不叛於道，真佛法世法融通不礙者矣！雖古良諫議何以加此？彼世僧局偏見而自謂持正，不知使人主不欲親近緇流者，正為此等輩也。神龍變化，非蚯蚓所知，其是之謂歟？

較論供養

齊，法願，潁川人。高帝事以師禮；武帝嗣興，亦盡禮敬。文惠太子嘗往寺問訊，謂願曰：「葆吹清鏡以為供養，其福何如？」願對曰：「昔菩薩八萬伎樂供佛，尚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何足道哉？」

贊曰：好佛事而昧佛理，糜費雖多，不越人天有漏之因耳。願公此言，豈獨覺世俗之迷，抑萬代沙門釋子之良藥也。

說法悟主

齊，僧稠，昌黎人。年二十八，投鉅鹿實公出家。齊文宣徵之，不就；躬造焉，扶接入內。稠為論三界本空，國土亦爾，世相不常，及廣說四念處法。帝聞，驚悟流汗，因受菩薩戒；斷酒肉、放鷹鷄、去漁畋，禁天下屠殺；月六年三，敕民齋戒。

感悟東宮

唐，玄琬，弘農華陰人。貞觀初，帝以琬戒德朝野具瞻，敕為皇太子諸王授菩薩戒。琬致書皇太子曰：「今略經中要務四條，惟願留意。一曰行慈，謂依涅槃梵行之文，含養兼濟。二曰減殺，謂東宮常膳，多所烹宰；殿下以一身之料，遍擬群寮，及至斷命所繇，莫不皆推殿下，請少殺生，以永壽命。三曰順

氣，謂不殺曰仁，仁主肝木，木屬春生；殿下位處少陽，請春季禁殺斷肉，以順陽和。四曰奉齋，謂年三齋，月六齋。何者？今享大福，咸資往因，復能進德，彌增美矣！」皇太子答曰：「辱師妙法四科，謹當緘之心府，奉以周旋，永藉勝因，用資冥祐。」

勸斷屠殺

唐，沙門明贍，素博學，懷抱經濟。太宗聞其名，詔入內殿問之。贍廣陳政要，因敘釋門以慈悲為宗。太宗大悅，下敕年三善月，月六齋日，普斷屠殺，行陣之所，皆置寺焉。

勸修懺法

宋，曇宗，秣陵人，出家靈味寺。嘗為武帝行菩薩五悔法，帝笑謂宗曰：「朕有何罪，而為懺悔？」宗對曰：「昔虞舜至聖，猶云『予違汝弼』；湯武亦云『萬姓有過，在予一人。』聖王引咎，蓋以軌世；陛下齊聖往古，履道思沖，寧得

獨異？」武帝善之。

受罰不欺

宋，道楷，沂水人。得法後，大揚洞上之風。崇寧中，詔住東京淨因。大觀中，徙天寧，上遣使賜紫衣，號定照禪師，表辭不受。上復令開封府尹李孝壽，躬諭朝廷褒善之意，而楷確然不回。上怒，收付有司，有司知楷忠誠，問曰：「長老枯瘁，有疾乎？」對曰：「無疾。」有司曰：「言有疾，即法免罰。」楷曰：「豈敢詐疾而求免罪譴乎？」吏太息，遂受罰，編管淄州，見者流涕；楷神色自若。至州，僦屋而居，學者益親。明年敕放自便，乃庵於芙蓉湖中。

贊曰：榮及而辭，人所難也；辭而致罰，受罰而不欺，不曰難中之難乎？忠良傳中，何得少此？錄之以風世僧。

詠花諷諫

後晉江南李後主召法眼禪師入內庭。時牡丹盛開，主索詩，師乃頌云：「擁

毳對芳叢，繇來迥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豔異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主歎悟諷意。

贊曰：味詩意，忠愛油然，溢於言表，惜後主知而不用，終不免夢裡貪歡之悔耳！彼號爲詩僧者，品題風月，敝精推敲，而無裨於世。以此較之，不亦黃金與土之相去耶？

總論

士君子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僧無官守也，僧無言責也，而盡忠如是，孰謂山林之下無明良喜起之義歟？人倫莫重於君父，吾故前列僧之孝，後列僧之忠，以杜釋氏無父無君之謗。

◎慈物之行第六

忍苦護鵝

佛世，有比丘乞食珠師之門，時珠師方為王穿珠；置珠取食，而珠偶墮地，鵝吞之。珠師與比丘食，視珠不見，疑比丘竊之也。比丘欲護鵝，故任其捶擊，至於流血，鵝來舐血，珠師移怒，併擊鵝殺之。比丘不覺悲淚，珠師怪焉，乃語之故。感悟珠師，懺悔作禮。

護鴨絕飲

晉，僧群，清貧守節，庵於羅江縣之霍山。山在海中，有石盂逕數丈，清泉冽然。庵與石隔小澗，獨木為橋，繇之汲水。後一鴨折翅在橋，群欲舉錫撥之，恐傷鴨，還不汲水，絕飲而終。

贊曰：為物命而忘己身，大慈弘濟於是為至矣！或曰：「全鵝而忍苦可也；

群之滅其生，得無過乎？」噫！至人之視革囊，夢幻泡影耳。苟有利於眾生，則棄如涕唾。餒虎飼鷹，皆以是心也，豈凡夫執吝四大者所測知耶！

贖養生命

陳，法朗，徐州沛縣人。就大明寺寶誌禪師學禪，精律論，譽動京畿，聽侶雲集。所得檀贖，用造經像、塔寺，濟給窮厄。見諸生命，即買歸畜之。鵝、鴨、雞、犬，充牣房內，見朗寢息，皆寂無聲；遊觀之時，群起鳴吠，喧於鼓吹，亦懷感之致歟？

悲敬行施

隋，靈裕，定州鉅鹿人，十五，投趙郡應覺寺出家。博通經論，名藉海內，其行施也，悲敬兼之，惠袈裟數過千領；疾苦求療者，醫藥無算。但得厚味，必先奉僧；雖禦畜類，未嘗呵唾。乃至責問童稚，誠約門人，自稱己名，號彼仁者，苦言懇切，聞者流淚焉。

買放生池

隋，智者大師，居臨海，日見民以漁為業，罾網相連四百餘里，江麓溪梁六十餘所。心憫之，乃以所得贖施買海曲為放生池，表聞陳主。

陳主下敕禁採捕。因為立碑，詔國子祭酒徐孝克為文。辭甚悽楚，覽者悲悟，多感化焉。

割耳救雉

隋，智舜，趙州人，北遊亭山，庵其中。有獵者逐雉，雉入舜房，舜苦勸免，不聽，因割耳與之；獵人驚悟，投弓放鷹，數村捨其獵業。每見貧餒，流淚盈面，解衣減食，無所不至。

贊曰：軻氏云：「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於舜老驗之。

濟貧詣官

隋，普安，京兆涇陽人。周氏滅法，隱於終南山之榎梓谷，苦行忘身，或

露形草莽以施蚊蟲，或委臥亂屍以施虎豹。時有重募，擒送一僧，賞帛十段。或來執安，安欣然慰喻曰：「觀卿貧煎，正欲相給，為設食已，與共入京。」帝曰：「我國法急，不許道入民間；汝更助急，不許道入山中，則遣渠何往？」遂放入山。

躬處癩坊

唐，智巖，丹陽曲阿人。智勇過人，為虎賁中郎將，漉囊掛於弓首，率以為常。後入浣公山，依寶月禪師出家。

昔同軍戎刺史嚴撰、張綽等，聞其出家，尋訪之。見深山孤寂，謂曰：「郎將癩耶！何為在此？」巖曰：「我癩欲醒，君癩正發。」往石頭城癩人坊為其說法；吮膿洗穢，無不曲盡。永徽中，終於癩所，顏色不變，異香經旬。

口吮腹癰

唐，智寬，蒲州河東人。常誦維摩經及戒本，感天神遶房。性慈惠，好贍

病人，不計道俗及路遠近，無人治者，即輿來房中，躬自經理。有患腹癰，膿不能出；口吮之，遂獲痊可。後裊感作逆，事逮寬，配流西蜀，祖餞財帛悉不受，惟以一驢負經。路逢僧寶暹者，足破臥道傍，捨驢與乘，自擔經籍。時逢歲儉，煮糜粥以飼饑，又解衣衣之，或割或減，銜哀勸化，導彼念佛。

惠養群鼠

唐，慧意，鉢中之餘，飼房內鼠。有鼠百餘，皆馴狎，爭來就食。其病者，以手摩捋之。

氈被畜狗

唐，智凱，丹陽人，常講三論。貞觀元年，住餘姚縣小龍泉寺。越俗，狗生子，多捐棄道上。凱憐之，收聚養育，乃至三十、五十，氈被與臥，不嫌污穢。

穢疾不嫌

唐，道積，蜀人，住益州福感寺。性慈仁，有癘疾者。洞爛，穢氣鬱勃，聞者掩鼻。積為之供給，身心不二；或同器食，時與補浣。人問之，答曰：「清淨、臭穢，心憎愛也，吾豈一其神慮耶？寄此陶鍊耳！」

看疾遇聖

唐，智暉，住重雲，荆溫室浴僧，施水給藥。有比丘白癩，眾惡之，暉與摩洗如常；俄有神光異香，方訝之，忽失所在。

贊曰：佛言：吾滅度後，好供養病人，以中多賢聖故也。今重雲所遇，與悟達因緣正相似。古今類此甚多，姑出一二，以為嫌棄病人者勸焉。」

行先執帚

唐，慧斌，袁州人。博窮經論，後專靜慮。以慈救為務，每夏行步，恐傷微蟲，執帚先掃。隨得利養，密行檀惠種種善事，仍戒勿泄。

贍濟乞人

唐，曇選，高陽人，居興國寺。性好慈濟，財物不積。置巨鑊，併乞人所得食總為羹粥，列坐群乞，手自斟酌。見其藍縷，形容消瘦，憐憫墮淚，悲不自勝。己亦同群受粥而食，遂及多載。

施戒放生

五代，永明壽禪師，居永明十五年，度弟子千七百人；入天台，度戒萬餘人。常與七眾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放諸生類。六時行道，餘力誦法華經一萬三千部。開寶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焚香告眾，跌坐而逝。

看病如己

宋，高庵，住雲居，聞衲子病，移延壽堂，咨嗟歎息，如病在己。旦夕問候，躬自煎煮，不嘗不與食。或天稍寒，撫其背曰：「衣不單乎？」或暑，察其色曰：「莫太熱乎？」乃至命終者，不問彼有無，常住以禮津送。

贊曰：經稱八種福田，看病第一，豈不以衲子無家，孤單湖海，伶仃疾苦，真可悲憐！作僧坊主，而病不於我調，死不於我殯，豈慈悲之道乎？凡住持者，宜以高庵爲法。

總論

仁義禮智，人之四端也，而仁為首；慈悲喜捨，佛之四心也，而慈為先。苟無慈心，雖有博學、多聞、神通三昧，悉魔業耳。或謂慈威並運，佛道也，何專尚乎慈？不知生之、殺之皆仁也；攝之、折之皆慈也；其跡則威，其實則慈也。威而不失為慈，是之謂大慈也，子毋以啣啣之恩，沾沾之惠言慈也。

◎高尚之行第七

避寵入山

晉，道悟，秦主姚興逼以易服輔贊，屢辭不允。殆而獲免，乃歎曰：「昔人有言：『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於是竄影巖壑，草食味禪終身焉。

衆服清散

晉，慧永，與遠公居廬山。鎮南將軍何無忌守潯陽，因集虎溪，請永及遠。遠從者百餘，端肅有序；永衲衣草履，執錫持鉢，松下飄然而至，神氣自若。無忌謂眾曰：「永公清散之風，乃多於遠師也。」

贊曰：遠師從者百餘，皆蓮社英賢耳，而何公尚抑揚如是；今僧畜奴僕，張蓋荷篋，趨蹌於豪貴之門，而求與爲伍，何公見之，又當何如耶？

不享王供

姚秦，佛陀耶舍在姑臧，秦主興遣使聘之，厚贈不受。既至，興自出迎，別立新省，館於逍遙園中。四事供養亦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衣鉢臥具盈屋三間，不以介意，興為貨之，造寺城南云。

駕不迎送

齊，僧稠，文宣帝常率羽衛至寺，稠宴坐小房，了不迎送；弟子諫之，稠曰：「昔賓頭盧迎王七步，致七年失國；吾誠德之不逮，未敢自欺形相，冀獲福與帝耳。」天下號為稠禪師。

不結貴遊

梁，智欣，丹陽人，以經義名海內。永明末，太子時幸東田，數進寺。欣因謝病鍾山，晏然自得，不與富貴遊往，孤迥絕人。凡覲施不畜，為構改住寺云。

不引賊路

隋，道悅，荊州人，常持般若。住玉泉，值朱粲反，入寺求糧，又欲加害。悅殊無所懼；放令引路，悅行數步，坐於地曰：「吾沙門也，非引路之人，浮幻形骸，任從白刃。」粲奇其高尚，因送還寺。

屢徵不就

唐，慈藏，新羅國人。冥行顯被，物望所歸。屢徵不就，王大怒，敕往山所，將加手刃。藏曰：「吾寧持戒一日而死，不願一生破戒而生。」使不忍殺，具以上聞，王歎服焉。

寧死不起

唐，四祖道信大師，住黃梅三十餘載。貞觀中，太宗三詔，令赴京師，並以疾辭。帝敕使者，若更不起，當取其首，師引頸受刃。使以聞，太宗嗟歎，賜珍帛以遂其志。

贊曰：子陵之拒光皇，种老之辭仁祖，亦逸士之常耳。未聞脅之以白刃而不回者也。丹鳳翀霄，可望而不可追也，四祖其人歟，慈藏其人歟。」

三詔不赴

唐，汾州無業禪師，陝西雍州人。穆宗遣左街僧錄靈阜齋詔起之，師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人主，爾先行，吾即往矣！」遂沐浴敷座，告門人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空同壽。一切境界，本自空寂，迷者不了，即為境惑，流轉不窮。常了一切空，無一法當情，是諸佛用心處。」言訖，端坐，中夜而逝。阜回奏，帝大欽歎，賜諡大達國師。師處憲、穆兩朝，凡三詔不赴。

詔至不起

唐，懶融，隱金陵牛首山，上聞其名，遣中使召見。使至融方坐地；燃牛糞火，拾煨芋而食，寒涕交頤。使云：「天子有詔，尊者且起。」融熟視不顧。使笑云：「涕及頤矣！」融曰：「我豈有工夫為俗人拭涕耶！」上聞而歎異，

仍厚賜旌之。

冒死納僧

唐，法沖，隴西成紀人。貞觀初，敕私度者處以極刑。時嶧陽山多逃僧避難，資給告匱。沖詣州宰，告曰：「如有死事，沖身當之；但施道糧，終獲福祐。」宰嘉其志，冒網周濟焉。

不赴俗筵

唐，韜光禪師，結茆於靈隱西峰。刺史白居易具飯，以詩邀之。光答偈不往，有「城市不堪飛錫到，恐驚鶯囀畫樓前。」之句，其高致如此。

贊曰：有古德辭朝貴招宴偈云：「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只合居山谷，國士筵中甚不宜。」與韜光高致先後如出一轍。噫！斯二偈者，衲子當朝暮吟咏一過始得。

不受衣號

唐，全付，吳郡崑山人。見南塔涌禪師頓明心地，後住清化禪院。錢忠憲王遣使賜紫袈裟，付上章力辭；使再往，又辭曰：「吾非飾讓也，恐後人效吾而逞欲也。」尋賜號純一禪師，復固辭不受。

力辭賜紫

五代，恆超，范陽人。止開元寺，講經論二十餘年，前後州牧使臣投刺求見者，令童子收刺，罕所接對。時郡守李公欲奏賜紫衣，超辭以詩，有「誓傳經論死，不染利名生。」之句。李公復令人勸勉，超確然不拔，且曰：「而復來，吾在盧龍塞外矣！」

相國瀛王馮公聞其名，修書通好，超曰：「貧道早捨父母，克志修行，本期彌勒知名，不謂浪傳宰輔，豈以虛名、浮利留心乎？」馮公益重之，表聞於朝，強賜紫焉。卒之日，天樂盈空，蓋生兜率之明驗也。

贊曰：紆金紫之服，交宰輔之門，人所深願而惟恐其不得也。二公堅辭再四，若將浼焉；清風凜然，披拂千古，真可以涼奔競之炎衷，而醒利名之醉眼矣！

不樂王宮

後唐，貞辨，中山人，刻苦修學，刺血書經。時并州不容外僧，辨出野外，隱身古塚中。武帝畋遊，辨方出塚，見旌旗騎乘，還入塚穴。帝擒之，問故，檢塚中，則草座案硯疏鈔羅布，遂命入府供養。管太后深加仰重。辨訴於后曰：「本以學法為重，久在王宮如桔槔耳。」帝乃縱其自繇。

袖納薦書

宋，雪竇顯禪師，得法於智門祚公。將遊兩浙，學士曾公謂曰：「靈隱天下勝處，珊禪師吾故人。」附書薦顯。顯至靈隱，陸沈眾中三年。俄曾公奉使浙西，訪顯靈隱，莫有知者。時僧千餘，使吏檢床籍，乃得顯。問向所附書，出

諸袖中，封緘如故；曰：「公意勤，然行腳人於世無求，敢希薦達哉！」曾公大笑，珊以是奇之。

贊曰：今人得貴宦書，如獲拱璧，而曉夜求售，其亦不聞雪竇之風歟！吾怪雪竇拈唱宗乘，電掣雷轟，不讓德山，臨濟諸老。考其平生，則器度繇來不凡矣！爲釋子者不可不自愛。

棄書不拆

宋，武寧，慧安禪師，與圓通秀鐵壁同參天衣。安居武寧荒村破院，單丁三十年。而圓通應詔居法雲，威光烜然；後以書致安，安不拆而棄之。侍者問故，安曰：「吾始以秀有精彩，今知其癡也。出家兒塚間樹下，辦那事如救頭然，無故於八達衢頭架大屋，養數百閒漢，此真開眼尿床，吾何復對哉？」

贊曰：秀多眾，安單丁，蓋易地皆然耳。安非詆秀，警世之頑群癡聚而已。雖然，養閒漢猶可也；今之所養者，忙漢也，尚何言哉？

對使焚鉢

宋，慧璉，漳州人。皇祐中，召對化城殿稱旨，賜號大覺禪師。璉持律甚嚴，上嘗遣使賜龍腦鉢盂，璉對使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鉢食；此鉢非法，宜無所用。」使回奏，上嘉歎久之。

贊曰：璉公煅鉢而無怖心，英祖聞奏而無怒色，所謂「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不能遂先生之高」者也，得非宗門之盛事歟？

總論

上錄忠君，此紀高尚。高尚是，則忠君者非歟？是不然，顧所守何如耳！道充於巖穴，而名聞於廊廟，上度吾君，下度吾民，非弘法利生之正務乎！獨惜大道不立，而枉己以求榮者，貽釋子之羞也！噫！為僧者誠以道自重，使國王大臣聞天下有樂道忘勢之僧，而歎之羨之，其忠亦多矣！豈必面陳獻替而後為忠乎？吾是以知南陽寵逮七朝，無業力辭三詔，遇不同，而其道同，其忠同。

◎遲重之行第八

傳法久隱

唐，六祖大師，初參五祖，即悟自心。祖曰：「汝根性大利，著槽廠去！」遂事春碓。腰石勤劬，苦作供眾。後傳衣法，夜半潛去，隱跡於獵人中，蓬首垢面者一十六年。後以龍天見推，乃於印宗法師講席，偶論風幡，四眾驚仰，扶翊開法，大闡南宗，為萬代師表焉。

贊曰：大師不惟開法於十六年之後，而薙髮亦如之。養深積厚，古今一人而已。師表萬代，不亦宜乎？

十年祕重

唐，桂琛，常山人，初學毗尼，後訪南宗，遍參知識，得旨於玄沙大師，密行陸沈。

漳州牧王公，請於閩城西石山蓮宮。駐錫十數年，祕重妙道，有懇志扣求者，乃為開演。既而遷羅漢院，破垣敗簣，恬如也。勤州太保固請宣法，退讓不獲，方受其請。大開法門，參徒莫計，出法眼一宗焉。

不宣靈異

唐，善靜，長安金城人。南遊樂普，見安公法裔，乃融心要。後還故里，留守王公營永安院居之。嘗洗沐，舍利隕落，即收秘，不許弟子示人。又禪寂次，忽有白鶴馴狎於庭，若聽法者，靜令人驅逐。凡此殊徵，有而不宣。

贊曰：古人獲靈異而祕重不宣，今人無靈異而偽稱惑眾，心事蓋霄壤矣！聖益聖，愚益愚，又何怪！

混跡樵牧

唐，普願，鄭州新鄭人。依大隈山大慧禪師受業，得法於江西馬大師。含景匿耀，似不能言。貞元十年，掛錫池陽南泉山，蓑笠飯牛，混於樵牧，斫山

畚田，足不下南泉三十年。太和中，池陽太守與宣使陸公，護軍劉公固請開法，道化大行，號南泉古佛云。

贊曰：遠祖師影不出廬山四十載，王老師足不下南泉三十年，此古人之盛節也。然皆得意後事，非初學所宜。出家兒大事未明，不遠千里參尋知識，此何時，乃守愚空坐，自失善利耶？趙州八十行腳，雪峰三登投子，九上洞山，敢爲癡隱者告！

事皆緣起

唐，神鼎謹禪師，豫州人，與汾陽齊名。年尚未壯，隱於南嶽二十年，乃領住持。又二十年方開堂說法，然皆緣起於他，實非己意。

歷年閉戶

宋，雲蓋智禪師，元佑六年，退居西堂，閉戶閒居者三十年。

久處深山

宋，無聞聰禪師，大悟之後，獨入光州山中六年，陸安州深山六年；復至光州，又經三年。如是山中獨行獨坐，共十七年，後乃出世。

贊曰：獨行獨坐於大悟之後，亦遁跡南泉意也。彼初心未悟，而乃厭叢林，畏大眾，離知識，索居孤陋，不亦謬乎？

八請不赴

宋，汾陽無德禪師，見七十員善知識，前後八請，皆不出世。燕居襄陽白馬寺，并、汾道俗千餘人堅請不已，乃順人望。既至，宗風大振。跡不越閭，自為不出院歌以見志云。

贊曰：歷觀諸大老得法之後，率多韜光鏟彩，時至乃彰；而此老八請不赴，其祕重尤甚。厥後宗風大振，非源深流長歟？今少年負一能，皇皇乎出世之恐後也，亦錯矣！縱然生摘得，終是不馨香。衲子宜時以自警。

重法隱山

元，法聞，七歲出家。後從溫公學法華、般若、唯識、因明及四分律。溫公謂聞任重道遠，託以弘傳之寄；聞對佛像灼肌燃指，刺血書經，以彰重法。遂隱五台山，不踰閫者六載，讀藏教五千卷者三番。帝師歎曰：「漢地乃有此僧耶！」尋以安西王命，開講筵義善寺，天子聞而徵之。至闕，詔居大原教寺，賜銀章一品；求戒者皆從受焉。延祐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坐逝。

廢寺隱居

元，世愚，衢州西安縣人。歷參布衲，及斷崖、中峰諸大老，後得法於止巖。歸西安烏石山廢寺，結茆以居，影不出山者六載。名聞於朝，遣重臣賜名香，金襴法衣，加號弘辨。至正間、有龍眠、古望等五剎新剏，皆虔懇延師為開山第一祖，乃不得已應之。

總論

或問：「世尊始成正覺即演華嚴，乃有沙彌講經，年甫七歲，如必歷年久隱，當如眾生何？」不知古人之遲重，非獨善忘世也。道高而志愈勤，心明而事彌慎。水邊林下，長養聖胎，待夫果熟香飄，龍天推出，舉而措之裕如矣！子見如來一代之利生，而不知三祇之熏鍊，又安知七歲沙彌非多生之熟習耶？佛法不是鮮魚，那怕爛卻？斯言雖小，可以喻大。

◎艱苦之行第九

丰老頭陀

佛言，大迦葉尊者專行頭陀，年老不捨。佛憫其衰邁，謂言：「汝久事勤苦，宜稍自逸。」迦葉苦行如故。佛大嘉歎曰：「汝能為一切眾生作依止，如我在世，無以異也。有頭陀行如汝者，我法則存；不然，我法則滅。汝真荷擔大法者！」後傳法為西天初祖。

贊曰：頭陀行之存滅，法之存亡係焉；金口敷宣，言猶在耳。今僧腴其食，文其衣，華其居，惰其四肢，飾其玩好如王公而不知愧。末法將沈，良可扼腕！迦葉鼻祖東西二方，而所為如是，豈非懸知後患，貽厥孫謀耶？率乃祖攸行，願禪者毋以末法自棄！

備經險難

晉，曇無竭，聞法顯等躬踐佛國，慨然有忘身之誓。以永初元年，集同志曇朗、僧猛等二十五人發長安，西渡流沙。上無飛鳥，下絕走獸，四顧茫茫，莫知所之，惟望日光以準東西，視人骨以標行路耳。

至蔥嶺，嶺冬夏積雪，惡龍吐毒風、雨砂礫。前度雪山，下有大江，流急如箭。東西兩山之脅，繫索為橋，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煙為幟。後人見煙，知前已渡，方得更進；久不見煙，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矣。

復過大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壁有故杙，孔孔相對，人執四杙，先拔下杙，仍攀上杙，展轉相攀，經於三日，方及平地，檢料同侶，失十二人。進向中天竺，路既空曠，惟齋石蜜為糧，十三人中又死八人。無竭雖屢經危棘，而繫念觀音，未嘗暫廢。至舍衛國遇眾惡象，乃歸命觀音；忽現師子，象遂奔逸。至恆河，復值群兇，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牛亦驚散。後於南天竺隨舶達廣州，齋經而還。

贊曰：讀西行傳，千載而下，猶可流涕。即今一字一句，皆先德汗血也。而或以輕心對之，汙手執之，不潔處置之，又或存而不讀，讀而不行；乃至用以博衣食貨名利而已，悲夫！

法滅縲經

隋，靈裕，見周氏滅教，悲感不勝；衣以斬縲，頭經麻帶，如喪考妣。引同侶夜談正理，晝讀俗書，潛形灰槁，以俟法復。

刺股制心

隋，智舜，趙州大陸人。專修道觀，妄心卒起，不可禁制，即刺股流血；或抱石巡塔，須臾不逸，髀上刺處，斑剝如錦焉。

西竺取經

唐，玄奘法師，立誓取經，貞觀三年，單己西行，過流沙，歷高昌，及於罽賓，多虎豹，不能前進，奘不知為計，閉門而坐。至晚啓門，一老僧至焉，

樊即禮敬，僧教持般若心經；遂得虎豹藏形，魔鬼遯跡，直造佛國，取經而歸。凡經一百五十餘國，貞觀十九年冬方達京師。

身先苦沒

唐，志超，同州馮翊人。年二十七，依并州開化寺贊禪師出家。潔正身心，勤履眾務，安僧數百，兩食恆備，六時無缺。每有苦役，必事身先。後於汾州起光巖寺，晝夜克勤，攝引後學。時逢嚴敕，度僧者加以極刑，而超曾無介意，如常剃落。避世逸僧，憑若泰山焉。

蚤蝨不除

唐，曇韻，高陽人。止五臺山木瓜寺，單形弔影，處以瓦窯。衣服久而破敝，蚤蝨積聚，任其味噉，寄以調伏。曾於坐夏，山饒土蚤，既不屏除，氈如凝血，但引咎自責，願以相酬，情無悵結，如此行施，四十餘年。

贊曰：蚤蝨不除，不幾於苦行外道乎？是不然，若以苦行爲成道之繇，則

誠邪見。今引咎自責，願以相酬，則所謂馬麥金槍償宿債耳，安得等之外道？

六載春粟

唐，道亮，趙州欒城人。入封龍山，誦經為業，山侶三十。亮一身既同眾務，日別春粟，以五斗為度；六載之中，曾無廢惰。徒跣三年，六時隨眾。後以講律，聲被東夏，聽徒八百，成講學士者四十餘人。

不作不食

唐，百丈海禪師，住百丈山絕頂，每日力作，以償其供。或勸止之，則曰：「我無德以勞人。」眾不忍，藏其作具，因不食。遂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

贊曰：德如百丈，而猶曰不欲以無德勞人，況我輩乎！或謂住持者宜弘法利生，雖日享千金，役百夫，何病焉；而瑣事力作，非所謂知大體。噫！百丈建叢林，立清規，為萬世師法，豈慮不及此？今若是，凡以愧天下之涼於德而

豐於祿者也。

萬里決疑

唐，大隋禪師，有僧問：「劫火洞然，這箇壞也不壞？」答云：「壞！」僧云：「怎麼，則隨他去也？」答云：「隨他去。」其僧疑之，尋師參扣，遍歷山川，至於萬里。

贊曰：古人爲毫釐礙膺，不肯自瞞，必求決擇痛快而後已，何復以途路爲勞？所謂「一句隨他語，千山走衲僧」者，正指此也。今俾尋師訪道，則跬步而攢眉；逐利趨名，則萬里而輕舉。行八旬，過百邑，遐哉高風，不可睹已！

躬自沒作

宋，慕詰，臨川人，號詰侍者。住大瀉，眾二千指；齋罷，必會大眾茶，每放參，躬自沒作，使令者在側如路人。夜禮拜，視殿廡燈火；倦則以帔蒙首，假寐三聖堂而已。

卑己苦躬

宋，僧藏，遇仁祠則禮，逢碩德則禮；僧俗施拜，俯僂而走。當眾務也，屈己猶臧獲焉。見人故衣，潛加浣濯，或與縫紉。至炎暑夜，脫衣入草莽中，蚊蚋蝥蛭，啞嚙流血，而恆念彌陀佛號，雖巧歷者不能算數矣！

贊曰：溫陵有言：「苦身而作，安坐而食，曲躬而禮，逆立而受。」苟非有己利之德，爲害非細，此老其免夫！

刻苦事衆

宋，雲居簡禪師，初謁膺禪師，與語三日，大奇之，而誠令刻苦事衆，於是躬操井臼，司樵爨，遍掌寺務，不妨商略古今，眾莫有知者。

行不辭勞

宋，圓照本禪師，師永安昇公。昇道價重，叢林歸者如雲。本敝衣垢面，操井臼，典炊爨以給之，夜則入室參道。昇曰：「頭陀！荷眾良苦，亦疲勞乎？」

本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必欲此生親證，其敢言勞？」

贊曰：掌眾務而不礙商略古今，典炊爨而不妨入室參道，今沙門袖手受供，曰：「吾辦道者也，彼行務者也。」是何其與古異也？

常行乞食

宋，道法，敦煌人，專精禪業。後遊成都，王休之、費鏗之，請主興樂、香積二刹。訓眾有法，常行分衛，不受別請，不預僧食。乞食所得，咸施蟲鳥，夜則脫衣露坐以飼蚊蚋。後入定，見彌勒佛膺中放光，照燭三途果報，於是深加篤勵，常坐不臥。元徽二年，於定中滅度。

總論

聖王之相傳也，曰「無逸」；佛氏之相戒也，曰「慎勿放逸」。故求法者，為法而忘軀；利眾者，為眾而忘己。今少年十指不點水，百事不干懷；擎鉢則曰「臂酸」，持筴則曰「腰痛」。蚤夜勤修，則曰「吾體弱多病」。或詰之，則又

曰「愚者用力，智者用心；愚修福，智修慧。」噫！果若而言，非但迦葉以頭陀愚，六祖以碓磨愚；而不捨穿針之福，將無佛亦愚耶？噫！

◎感應之行第十

精誠感戒

晉，道進，張掖人。詣曇無讖律師求受菩薩戒，讖不許，令七日懺悔。懺畢再往，又大怒，不許。進退而竭誠禮懺，經三載，一夕夢釋迦文佛親為授戒。明往見讖，欲言所夢；讖遙賀曰：「子已得戒矣！」自是道俗從進受戒者千餘人。

懺獲妙音

晉，法橋，少樂轉讀，而乏音聲，於是絕粒懺悔。七日為期，稽首觀音，以求現報。同學苦諫不聽，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索水飲之，自此經聲徹里許。

誓師子座

劉宋竺道生，論涅槃經闡提皆當成佛，舊學法師以為邪說，擯之。生誓曰：「若我所說，不合經義，願現身惡報；實契佛心，願捨命時，據師子座！」

遂往吳郡虎丘山，豎石為徒。講涅槃經，至闡提有佛性處，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石皆點頭。已而，涅槃後品至，果稱闡提有佛性。後於廬山講涅槃經甫畢，眾忽見塵尾墮地，端坐而逝。

贊曰：聖人之言，有辭缺而意圓者；涅槃之論闡提是也，亦何俟後品之至？蓋達人會理，拘士執文，又不獨闡提一端而已。而生公正見不搖，堅如金石，死不違誓，輝灼古今，嗚呼，壯哉！

夢中易首

劉宋，求那跋陀羅，中天竺人。任緣遊化，至京都；譙王欲講華嚴等經，而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旦夕禮懺，求觀音加被。忽夢白衣人持劍擊人頭來，問曰：「何憂？」具以事對。其人以劍為易新首，豁然驚覺，備曉華音，於是開講，大弘佛法。

廢戒懺悔

齊，僧雲，住寶明寺，以講演著名。四月十五日，臨誦戒時，白眾言：「戒乃人人誦得，何勞數聞？可令一僧豎義，使後進開悟。」眾無敢抗，遂廢誦戒。七月十五日眾集，忽失雲所在；四出追覓，乃於古塚中得之，流血被體。問其故，則云：「有猛士執大刀厲聲呵云：『僧雲！爾何人斯？敢廢布薩，妄充豎義？』即以刀劓我身，痛毒難忍。」因扶掖還寺，竭誠懺悔；經於十年，至心盡敬，依式布薩。臨終之日，異香來迎，欣然而逝。時咸嘉其即世懲革云。

贊曰：今時尚經論而輕戒律，二千年來，半月誦戒無復有舉行者。予不揣，興廢墜於山中，人猶未之信也！果報炳然，於雲公有徵，願覽者思之。

癩疾獲瘳

齊，僧遠，住梁州薛寺。不修細行，隨流飲噉，忽夢神人切齒責曰：「汝出家人，如是造惡，何不取鏡自照？」曉而臨水，見眼邊烏黯，謂是污垢；舉手

拭之，眉隨手落。因自咎責，痛改常習，敝衣破履，一食長齋，昏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餘，夢前神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可謂智人，今當赦汝！」驚喜而覺，流汗遍身，面目津潤，雙眉復出。遠身經二報，信知三世不虛，自後竭誠奉法，曾無退墮，遂為名僧。

勤苦發解

梁，道超，吳郡人。見旻法師學解冠海內，心欲企之；輟寢忘味，以夜繼日。夢有人言：「旻法師，毗婆尸佛時已能講說，君始修習，云何可等？但自加功，不患不隨分得解。」遂勤劬苦至，頃之洞徹。

禮懺延壽

梁，寵法師，年二十八，遇道人法願謂曰：「君年滿四十當死，無可避處，惟有祈誠諸佛，懺悔前愆，或可冀耳！」寵引鏡驗之，面有黑氣；於是鬻衣鉢，市香供；東抵海鹽光興寺，閉門禮懺，杜絕人事，晝忘食息，夜不解衣。迄年

四十，歲暮之夕，忽覺兩耳腫痛，其夜懺達四鼓，聞戶外人言曰：「君死業已盡」。遽開戶，寂無所見；明晨黑氣已除，兩耳生骨。居常禮佛，百拜為限。後有疾不能起，猶於床上依時百過，俯仰虔敬，年七十有四而卒。

誦經延壽

梁，智藏，吳郡人，住鍾山開善寺。遇相者謂曰：「法師聰明蓋世，惜命不長，止三十一耳。」時年二十有九，於是罷講，探經藏得金剛經，竭誠誦讀，禮佛懺悔，晝夜不輟。至期，忽聞空中聲曰：「汝壽本盡，以般若功德力，得倍壽矣！」後見前相者，驚異莫測，藏陳其故，始知經力不可思議。

贊曰：修短分也，禮懺誦經而壽延，則宿因之說廢矣。噫！還帶而天相除，渡蟻而貴形現；人力尚可回天，況三寶不思議力耶？獨恨精誠不能如二公耳！鼓簾籥而為經，交杵碓而成禮，亦何怪乎感應之無繇也？」

扣鐘拔苦

隋，智興，居大莊嚴寺，職掌扣鐘。大業五年，同住僧三果者，有兄從駕道亡，其妻夢夫謂曰：「吾至彭城病死，墮地獄中，賴莊嚴寺鳴鐘，響振地獄，乃得解脫；欲報其恩，可奉絹十疋。」妻奉絹，興以散眾。眾問扣鐘何以致感？興曰：「吾扣鐘，始祝曰：『願諸聖賢同入道場。』乃發三下；及長扣，又祝曰：『願諸惡趣聞我鐘聲，俱離苦惱。』」嚴冬極凍，皮裂肉皴，掌內凝血，無所辭勞。

天神護體

唐，道宣律師，姓錢氏。初從師聽律一遍，即欲遊方，師呵曰：「適遐自邇，修捨有時。」抑令聽十遍。後持律精嚴，世所希有。

中夜行道山上，臨砌顛仆，有天神介冑掖之，因問何神？答曰：「博叉天王之子，張瓊也。以師戒德高妙，故給衛耳。」宣遂廣問佛世，一一條對，及授宣佛牙、寶掌以表信焉。號南山教主，澄照律師。

贊曰：律非玄義，宣公非鈍根，何淹滯乎十聽？良繇戒爲道本，欲其淪肌決髓而堅固不易耳。今之受戒者，一受之後，束之高閣，尚莫能麤究其義，而況師十講，弟子十聽耶？吾故知宣公之師非常人，而大賢之出其門有自來矣！

感示淨土

唐，慧日，泛舶渡海，達天竺，參訪知識咨稟捷徑法要。天竺學者皆贊淨土。至健馱羅國，東北大山有觀音像，日乃七日叩頭，又斷食，畢命為期。至七日夜，忽見觀音現紫金身，坐寶蓮華，垂手摩頂曰：「汝欲傳法，自利利他，惟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當知淨土法門勝過諸行。」說已忽滅。日回長安，普勸念佛。

贊曰：健馱之感觀音，與竹林之感文殊，大略相類，皆誠極而應，無可疑者。淨土感應，事非一人，詳具於往生集中，茲不復贅。

甘露灌口

五代，永明壽禪師，初為庫吏，用官錢放生，當死，吳越王釋之。

出家為僧，嘗行法華懺二十一日，備極精懇，夢觀音以甘露灌口，遂得無礙辯才。

懺感授記

唐，曇榮，春夏講教，秋冬坐禪。因刺史送舍利三粒，乃誓求總獲，遂得舍利四百粒。行方等懺法，寺僧僧定者，見光明中七佛皆現，一佛顧榮云：「我是釋迦，為汝身器清淨，故來授記。後當作佛，號普寧佛。」是冬，榮卒，異香繞室。

口出青蓮

唐，遂端，止應潤寺，專精法華，十二時中恆誦不輟，老而彌篤。咸通二年，忽跌坐而化，須臾，口中出青色蓮華七莖。葬東山下二十餘年，墓屢發光，

開視之，形質如生。眾迎還寺，漆紵飾之，今號真身院焉。

總論

予錄古行，以感應終篇，有笑於傍者曰：「道無修無證；無修則感者空，無證則應者寂。憧憧於感應，無亦計功謀利之心歟？」

予曰：「桴感鼓則應以聲，水感月則應以影，謀與計安在？是故忠臣誓而枯竹芽，孝子泣而堅冰解，理也。奚足異乎？使感應無繇，則因果蕩然矣！豁達空，招殃禍，可勿戒諸？」

緇門崇行錄跋

崇行錄者，履真尚朴，窮源達本之談也。矧末法群機，皆成孟浪，端心契理，無越於茲。故我大師三藏總持，一心普運，大悲之極，爰啓斯文，誠為濟苦海之慈航，燭幽途之寶炬。條分縷析，樹義森嚴，恍若奏八音於清廟，而沖

然逸響，悅可眾心。俾披覽者隨分各足，而揭之曰某也忠，某也孝，某也繇清淨而入道，某也以端謹而率眾，某也行所難行，某也忍所難忍，而未彰以感應。

譬夫磁石引針，澄潭映月，必然之理，亦復何疑。所謂激頑起懦，其為福利非小補矣！後之學者，苟或乘之以慢，稍勉之，則曰：「彼聖也，我凡也。」爾何曾比予於是？噫！吾知其自安卑近，而欲冀無上佛乘，猶夢未著在。

弟子紛蠢然之餘恭逢至教，閱未終卷，悲淚嗟歎。惴惴焉罔知所自，心死神喪，頓失故步，徒有以挹清氛於下塵耳！屬紛筆受其錄，悚仄謹書。時

萬曆十三年，歲在乙酉，仲冬日，弟子廣紛和南跋